

青谿舊屋集



論語孔注證僞書後

丁儉卿晏云案魏志王肅傳祇言甘露元年薨不言薨時年若干又不載生於何年惟裴注引肅父朗與許靖書曰肅生於會稽考王朗傳云朗爲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舉兵與策戰敗績朗乃詣策吳志孫策傳興平元年策引兵渡浙江據會稽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裴松之引朗家傳稱朗居會稽四年自興平改元孫策渡江朗罷太守職逆數至初平二年凡四年則朗始居會稽當在獻帝初平二年肅生正其時也若以初至郡時生肅則建安十三年肅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黃初元年肅年三十一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二年肅年三十九父朗薨太和

青集七

三年肅年四十拜散騎常侍正始元年肅年五十一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戶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年六十八附考於此

文淇案王肅生于興平二年卒于甘露元年年六十二肅本傳但云甘露元年薨不言薨時年若干又不載生于何年魏志朱建平傳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眾醫並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據此則肅卒年六十二有明徵矣從甘露元年逆數至興平二年凡六十二年則肅生于興平二年也裴注引朗與許靖書曰肅生于會稽又引朗家傳稱朗居會稽四年惠愛在民朗本傳云朗爲徐州刺史陶謙治中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與別駕趙昱說謙宜



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  
安東將軍以昱爲廣陵太守朗爲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  
地朗功曹虞翻以爲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爲身爲  
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  
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太祖表徵之  
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按董卓之亂在初平元年  
朗爲會稽太守在初平四年孫策渡江至會稽在建安元  
年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曰濮陽興問朱育曰昔聞  
朱潁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  
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荅而未睹仲翔對也育對曰昔  
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  
名俊計初平凡四年育云初平末年則朗之爲會稽太守  
在初平四年也故通鑑紀朗之說陶謙及爲會稽太守皆

青集七

二

在初平四年吳志孫策傳袁術表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  
將軍策母先自曲阿徙于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鬪  
劉繇棄軍逃遁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遂引兵渡浙江據  
會稽屠東冶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曹公表策爲  
討逆將軍封吳侯裴注引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興平二年  
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  
將軍裴注又引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繇牛渚營盡得邸閣  
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  
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閉門因  
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麋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  
還攻破能等復下攻融以融所屯地勢險固乃舍去攻破  
繇別將於海陵轉攻湖熟江乘皆下之據吳錄及江表傳  
則孫策于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行殄寇將軍其間又



至垂陽徙母阜陵渡江轉鬪攻笮融辟禮破劉繇別將于  
海陵轉攻湖熟江乘劉繇始棄軍遁走乃渡浙江據會稽  
計策上下轉戰數百里非十日所能則渡浙江破王朗必  
不在此年次年改元建安吳志賀齊傳齊字公苗會稽山  
陰人也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然  
則孫策渡浙江破王朗其為建安元年無疑通鑑以孫策  
渡浙江繫于建安元年良確後漢書獻帝紀以劉繇敗走  
孫策據江東俱繫于興平元年之末非也王朗傳注引漢  
晉春秋曰孫策之始得朗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  
徵朗策遣之是則朗于建安元年為策所得建安三年策  
遣之歸與朗本傳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之說合計  
初平四年朗為會稽太守建安元年為策所敗棄郡首尾  
四年又與朗家傳朗居郡四年之說合王肅生于興平二

青集七

三

年朗是時尚在會稽故朗與許靖書云肅生于會稽也今  
表之於左

漢獻帝興平二年

肅生于會稽

建安元年

肅父朗為孫策所敗棄郡

漢獻帝紀以劉繇敗走孫策  
據江東俱繫于興平元年之  
末非也當以吳志孫策傳賀齊  
傳及吳錄江表傳等書為據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肅年十八肅傳云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

十八年

十九年

青集七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二月改元為延康元年十一月又改元為黃初元年

黃初二年

三年

四年

肅年二十九許靖傳注王朗與靖書云肅年二十九生

于會稽而不著致書年月注又載朗書云前夏有書而

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

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

徒遂沈溺于羌夷異種之間據此則朗致靖書在黃初四年當蜀章武三年先主卒於章武三年夏故書中云悼其早世靖亦以章武三年卒靖傳云章武二年卒亦誤又諸葛亮傳建興元年是歲四月前為章武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裴注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等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然則朗與靖書亦必在章武三年審矣

五年

六年

七年

肅傳云黃初中為散騎常侍郎當在三四年也散騎常侍

侍郎第五品

魏明帝太和元年

青集七

五

二年

肅年三十四父朗薨

三年

肅年三十五拜散騎常侍第三品

四年

五年

六年

青龍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肅傳云青龍中山陽公薨肅上疏宜稱皇配謚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祕書監亦第三品班在侍中下故百領



景初元年

二年

三年

齊王芳正始元年

肅年四十六肅傳云正始元年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微

還頃之為侍中遷太常郡國太守第五品侍中太常俱第三品太常階在侍中下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肅年五十一魏志正始六年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

令學者得以課試

青集七

六

七年

八年

九年

嘉平元年

肅年五十五三少主紀嘉平元年以太傅司馬宣王為

丞相注引漢魏春秋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為丞相

二年

三年

肅傳云坐宗廟事免後為光祿勳三少主紀嘉平三年

十二月以光祿勳鄭冲為司空肅為光祿勳當在此時

光祿勳第三品階在太常下

四年

肅年五十八三少主紀嘉平四年夏五月魚二見于武



庫屋上肅傳云時有魚集于武庫之屋肅以為有棄甲之變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徒為河南尹按東關之敗在是年十二月徙為河南尹當在是年或五年也河南尹第三品

光祿勳下

五年

六年九月齊王芳廢立高貴鄉公改為正元元年

肅年六十肅傳云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迎高貴鄉公

於元城

正元二年

是歲毋邱儉反肅傳云景王用王肅言破之後遷中領

軍中領軍第三品階在河南尹下

甘露元年

肅薨年六十二

青集七

刑統賦解書後

竊汀太守以所藏抄本刑統賦解屬為校勘將欲梓行按刑統一書約本唐律賦筆質雅韻釋亦極詳審誠不可不廣其傳但訛字甚多先經陳君伯游校正數十條復以唐律疏義校之是正六十條差為可讀此書分上下篇每篇之末皆有脫簡未知世間別有抄本可補正否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刑統賦二卷皇朝傅霖撰或人注據晁氏所言則傅霖為宋人雖不言注者姓名然晁氏既錄其書則亦必宋人矣此書趙承旨序謂東原郝君又從章析而韻釋之郝君未詳何人然首條注云亡金將十二章類為律義三十卷則郝君為元人無疑與晁氏所載自別為一書晁氏所載之注想已亡佚矣趙氏之序不言增注王亮所作增注當在趙氏之後按元王長卿有唐律釋文及纂例



二書元至正間余志安刻唐律疏義時附于後長卿名元亮爲江西行省檢校官此書云王亮增注未知王亮卽長卿否眉山劉有慶序謂王長卿爲汴梁人與此書稱益都不同益都或其本籍歟若係二人旣同時代又共精刑名之學抑亦奇矣敬以質之太守並質陳君

書楊氏服制議後

喪服傳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所謂亦如之者謂有適婦者無適孫婦也鄭注謂適婦在亦爲庶孫之婦正與傳合並非臆說萬氏駁之過矣且禮無二適方望溪謂婦姑同服舅姑之服是有二適矣

賀循謂其夫爲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此自謂其姑已亾乃從夫服如舅姑孔瑚以曾孫之婦尚存設問虞喜據有適婦者無適孫婦而謂曾孫婦存玄孫之婦猶

青集七

爲庶此是變禮庾蔚之說亦同至蔚之又謂孫婦及曾玄孫婦自隨夫服祖降一等故宜期此非與前說矛盾蓋據正禮其姑不在者而言非謂婦姑俱服舅姑之服也楊君以望溪之說同蔚之後說似誤今制妻從夫服不別姑之存歿自是今禮亦不必以古禮牽合

喪服小記云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注云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正義云旣不與殤爲子則不應云爲後今云爲後是據已承其處爲言也注疏說本不誤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是殤不爲父本有明文安得謂以父服服殤也且果以父服服殤則當云以父服服之不當云以其服服之矣通典載荀訥答劉系之云若應重服者記當曰服斬文約而旨明今之所服似非服重也其說最當蓋後殤者之父而云



爲殤後者詞窮故也若泥於爲後之文遂謂爲殤者之子則其服二字難解

李西林先生知稼堂集書後

道光戊戌夏諸城李公權守揚州以震澤張君履所撰西林先生家傳見示復以知稼堂集授讀詩凡六卷大都未通籍前及家居需次時所作居多或以先生宰邑佐郡之所設施未盡見于詩爲憾文淇竊謂卽此可以知先生爲政之勤也夫人於少小之時耽于吟詠積數十年之學力其所得於詩者旣深一旦膺民社之寄於布政暇時作爲詩歌以吟詠其情性是豈遽有妨於政然宰劇邑佐大郡案牘之繁日不暇給而搦三寸弱翰號召賓友以風雅自詡吾不知其於仕之道果能自信其優否也先生捷南宮時詩名動公卿間而服官之後捐棄不爲故集中無在

青集七

九

河南時詩然而先生之宦績未嘗不可於少作見之自蒲臺至興濟題苦水云京燠燥濕天宇寬未審何方幸彈丸水土異宜方多端習慣何有行路難則勤恤民隱可知也奉荅座主金少宗伯云捧檄奚妨晚逢年恐未優艱難添閱歷樸訥避呀咻則淡于榮利可知也某令詩競爲市僧作冰山甘與儒冠爲禍水則傳所謂發奸摘伏激勸諸士者信已看菊云高閒差稱花標格肯把寒香媚要津則傳所謂以正議屈國秦者信已嗚乎士之有志于古者當其陔伏時激昂感慨舉生平之抱負寓之于詩及其居官任職得尺寸之柄可以行其所學而考其所爲顧不能與其言相應甚至決裂破壞與曩昔所言者適得其反求如先生之政績與詩能一一印證者有幾人哉然則先生所以能自重其詩者固有在矣爰題末簡以誌仰止之思云



李松谿先生研錄軒詩集書後

太守諸城李公以尊甫松谿先生詩集授讀先生少孤有至性事母湯太孺人備極色養終身如孺子慕嘗受學于仲兄扶風君仲兄歿哭之遂得咯血疾年已及艾嘗夢仲兄授讀時景况覺而賦詩今集中所載是也蓋其孝友之篤出天性而一無所矯強如此官知縣時甚著循聲太孺人卒于衡水任所喪具幾不給士庶醵金以贖乃得還及罷任羅山後令以倉穀虧數不肯受代紳士聞之爭先輸納去之日持酒肴相餞者百里不絕視前史所紀之循吏何多讓焉夫孝友循良之儒其蘊于性情而措諸踐履者本原深厚由是發爲詩歌卽涉學稍淺人猶將重其人而寶其詩矧以先生之性耆藏書兼好金石其詩于和平冲澹之中尤具典雅新穎之致則其爲人所寶貴者又當何如耶太守莅揚半載振興文教釐革敝俗父老歎爲數十政所未有今讀先生是集乃知太守之文章政事所以令揚民思慕不忘者其來有自云

書惲子居林孺人墓志後

惲子居林孺人墓志云古者人君不再娶夫人卒娣升於適其適死不更立者祭宗廟則攝焉夫先王之禮一而已矣何以或升於適或不升於適哉蓋媵之未及事女君者得爲夫人如聘適未往而死媵繼往是也白虎通所謂立其娣尊大國也媵之及事女君者不得爲夫人如元妃死次妃稱繼室是也白虎通所謂明無二適防篡殺也案春秋莊公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鄭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此公羊家天



子諸侯不再娶之說也隱二年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何休注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媵賤書者後爲適終有賢行疏云知後爲適者正以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葬紀叔姬卒葬皆書爲適明矣莊二十九年紀叔姬卒何休注云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疏云按隱七年則此叔姬乃是伯姬之媵而言從夫人行者初去之時雖爲媵妾至莊四年三月伯姬卒之後紀國未滅之前紀侯立之爲夫人其年夏紀侯夫去其國叔姬乃歸于魯至十二年春歸于鄆之時爲夫人故曰從夫人行此公羊家適夫人死後得立其娣爲適之說也僖九年伯姬卒公羊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公羊傳曰鄆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

青集七

七

朝使來請已也何休注云使來請娶已爲夫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十九年鄆子會盟于邾婁何休注云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已而許之白虎通謂季姬卽伯姬之娣然公羊傳注并無其文蓋公羊家之別說也右皆暉君據以說夫人卒娣升於適者其自立二說則皆引白虎通證之按白虎通云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義不可求人以爲賤也春秋傳曰三國來媵可求入爲士不可求入爲妾何士卽尊之漸賢不止于士妾雖賢不得爲適莊十九年何休注言往媵一夫入之尊所以白虎通又云聘適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或謂伯姬先許嫁別國先許嫁之國不當更嫁鄆審爾則當云婦人不再字不當云人君不再娶且伯姬但許嫁而已未成爲夫婦所許之



國何得不再娶更嫁云者謂季姬雖備數適夫人死後更爲婦伯姬未往而死季姬不當更往鄆也適夫人死後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婦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於適經不譏也或曰適死不復更立明適無二防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推尋白虎通之意其云聘適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者設爲問辭下引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緣伯姬已許字於鄆未嫁而死季姬以娣更嫁鄆爲春秋所譏引之以明聘適未往而死媵不當往也媵何以不當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適夫人有姪娣右媵左媵亦各有姪娣適夫人姪娣隨適夫人以往亦有待年者右媵左媵先來媵人之國而後隨夫人之所嫁之國成公八年冬衛人來媵公羊傳曰錄伯姬也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是他國來

書集七

十一

媵者與夫人偕行之證亦有在後來媵者既善伯姬歸于宋又善夏晉人來媵是也今僖九年書伯姬卒傳明未嫁而死則娣季姬更嫁于鄆他國必無有媵季姬者白虎通所謂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正以見季姬之嫁不能備九女之數若更娶于他國則又違再娶之義故既設問可否卽陳不再娶及天命不可保之說而又引春秋譏鄆季姬以證之深以明聘妻未往而死媵不當更往也其云適夫人死後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婦者尊大國也者見適夫人既死不立左右媵而立夫人之娣夫人爲大國之女夫人死而立其娣亦所以尊大國而卽引春秋不譏紀叔姬以證之此媵之及事女君者得爲夫人之證也何休隱七年注謂叔姬者伯姬之媵後爲適蓋卽用白虎通之說其引或說謂適死不復更立明適無二



防篡殺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者此又參用穀梁左氏義夫人死不得立妾爲夫人之說也惲君謂媵之未及事女君者得爲夫人是顯違白虎通春秋譏鄆季姬之說謂媵之及事女君者不得爲夫人是顯違白虎通春秋不譏紀叔姬之說且白虎通備載三說聘適未往而死媵不當往一說也適夫人既嫁而死得立其娣爲適二說也適死不更立以防篡殺三說也惲君之文自謂根據白虎通然誤以三說爲二說牽扯割裂顯與班氏之說相背蓋由未經尋繹上下文義致有斯謬要而論之適夫人死娣得升爲夫人公羊傳亦無其說說公羊者見紀叔姬卒葬皆書因謂伯姬卒後紀侯立爲夫人耳班氏亦覺未安故又引或說以明適死不復更立也鄭康成駁五經異義云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眾子則爲

之周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鄭氏以適夫人卒不得復立夫人知妾子雖立亦不得尊其母此蓋本穀梁義徐邈荅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但名雖夫人而實殊同體故庶母爲夫人上之不得以于宗廟外之不得以接侯伯唯國內申其私而崇其義亦如侯伯子男之臣于內稱君曰公耳雖人君肆情行服而卿大夫不從所以知上有天王也見通又按左氏傳曰並后匹適亂之本也袁準曰並后如夫人者六是也匹嫡元妃卒立妾爲夫人是也杜君卿說曰穀梁云秦人來歸成風之襚秦不云夫人也就外



不云夫人而見正也。夫身爲國君而母爲妾庶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于國中。不加境外。此人子之情。國人之私。而止于禮法之正也。假有庶子數人。並爲三公。欲各尊其母。將何以止之。非聖人無法。此大亂之道也。杜氏蓋亦從穀梁而用徐邈之說。沈先生欽韓春秋左氏傳補注云。繼室以譬子。卽雜記所謂攝女君也。白虎通後說曰。適死不復更立。明適無二。防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已。大夫而下。繼室有爲適者。故喪服經云。繼母如母。曾子問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天子諸侯不再娶。故繼室而非適。昭三年傳。少姜有寵而死。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是妾死繼往者。猶謂之繼室。知繼室不得爲適也。沈君之說亦本康成。蓋左穀二傳俱無立妾爲夫人而謂適夫人。卒得立娣爲適者。此說公羊者之異聞。而非先王之正經也。又按隱

青集七

五

元年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立夫人之法。當與立子同。故康成以妾子不得爲適。知妾母不得爲夫人。若以公羊立子之法。例立夫人。則適夫人卒。當立右媵。左媵不當立。適夫人之娣也。紀伯姬卒。不立左右媵。乃立伯姬之娣叔姬。而謂立娣。所以尊大國。然則適夫人無子。何以不立適夫人娣之子。而必先立右媵。左媵之子乎。是則公羊家已不能自持其說。若夫媵不逮事女君。得立爲適。則尤爲臆說。而不可爲典要者。已入于

漢射陽石門畫像跋

夫良爲國者而母爲妾庶子孫所不忍



右射陽石門畫像陽文第二層翁氏以爲獸首銜環程氏以爲門鋪首汪君以爲蚩尤圈案程說是也太平御覽一百八十八引風俗通曰門戶鋪首百家書云輪般見水上蠡謂之曰開汝頭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當如此固密也據此則此圖所畫鋪首當是蠡形圖於墓門者亦取閉藏固密之義歟環亦鋪首飾御覽引說文曰門扇環謂之鋪首是也程氏以爲珮環非又水經渭水篇又東過長安縣北注云舊有忖留神象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神出忖留曰我貌很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腳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象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按此與門鋪首相類又同出魯班蠡象其忖留歟

青集七

五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舊拓本跋

是本初無題跋首頁但有藹人小印一方疑是安東程太史元吉家物也自來跋華山碑者無慮數十家余既擇其精者乞吾友吳君讓之錄於冊中矣其元拓本雙鉤本摹刻本及諸本之闕字多寡散見於各家論說者復多歧異今悉條舉而別白之曰近世所傳元拓共有三本首長垣次四明次關中長垣本首爲王文孫所藏四明本首爲豐氏萬卷樓所藏關中本首爲東雲籬所藏其展轉收弄源流既詳見於掣經室集暨退庵隨筆矣余按桂未谷先生跋長垣本云吳江陸直之繩在西安見兩本一售於惠民李君衍孫一未翦本索直二百金是三本之外又有兩本然此兩本雖見於桂跋但其與諸本同異無可考證不知猶在人間否此外又有兩拓本一爲濟上馬君荆石邦玉



所藏馬君著有漢碑錄文自謂所購拓本乃俗工裁粘遺

卻無疆二字及袁明府明府當君肅恭明神至甲子就一段

共遺四十二字一卽余所購與馬氏拓本同而僅缺一字者也

後至於雙鉤本亦有數家桂未谷跋長垣本云此西陂宋

氏完好本金壽門高南邨並出於此吳江陸蘆墟長洲顧

南原亦有雙鉤本陸出於顧顧自云出於商邱宋氏之雙

鉤本夫既出於商邱宜從長垣本鉤出而顧陸自云卽王

無異家藏本殆誤認長垣關中而一之也翁覃溪先生於

長垣四明關中皆有雙鉤本其以雙鉤勒石者翁氏從簡

河先生所藏山史本摹出其缺者復以壽門雙鉤本補之

一以付陳伯恭學士一以付畢秋帆中丞陳氏雖云開雕

未見拓本畢氏修嶽廟時亦未聞其刻石至翁氏所補摹

者亦闕十字又春秋傳傳字誤依金氏所鈎本謄作俛後

青集七

七

每以爲悔畢氏關中金石記云此碑世有兩本一爲商邱

宋氏犖所藏一爲華陰王弘撰所藏皆宋搨宋氏本雍正

初刻於揚州是姜任修所摹郭本今爲曲阜孔繼洙所刻

兩本字殘泐處悉同畢氏未見四明本又不知長垣本完善故有是說阮文達譏其耳食臆斷

也而翁氏跋簡河先生藏本則云姜氏以王無異本摹勒

上石不可解也阮氏又摹刻四明本於北湖是長垣四明

關中皆有摹刻本矣江鄭堂先生序阮氏華山碑考云近

世好古之士但見雙鉤本及如皋姜氏欵巴氏江氏翻刻

本往往誤長垣華陰爲一按江氏所稱欵江氏疑謂于九

先生所稱巴氏謂巴君予藉巴君精於摹刻曾以磚刻華

山碑吳讓之藏其初拓本余得見之較阮刻四明本稍精

究之參以己意未爲佳刻其後拓本較初拓稍肥然精采

亦不能煥發也至於闕字多寡諸家之說亦各有不同郭



允伯自跋關中本云殘缺僅百二十餘字其後潛研堂跋云以隸釋校之亡者僅九十七字殘缺者又數字阮文達跋四明本云全缺者七十八字半缺者三十三字朱少河跋其家藏關中本云四明關中二本並缺九十七字同一關中本或云缺多或云缺少其云多者據一二缺筆言之少者不計一二筆字也長垣本先在王文孫家後歸宋漫堂太宰竹垞檢討所云文字完好者指其大段而言其實漫堂自云關十字故其詩云此本宋榻闕僅十一字可博一金錢同時邵長蘅和云何況此本闕僅十紙新墨古神不磨此皆長垣本缺十字之證也壽門雙鉤本即從長垣本摹出乾隆戊戌翁氏跋壽門雙鉤本云原石第三行首歲字八行末門字十行持節祀焉節字末行杜遷石三字遺書佐書字鄴字又蘇張下二字君下一字此十一字皆

青集七

七

極殘損而亦皆稍可以意補者也原注陸臨第三十二本自跋云近得補損之法是商印之本缺十一字王無異本缺百五字判然二本同在人間無可疑者至癸丑年長垣本歸陳伯恭學士翁氏於學士處始得見之謂洪氏原本審核一字不差雖漫堂自題云缺十字然壽門鈎摹時尚未精審其實竟謂是完足無闕之本可矣翁氏此說又似長垣拓本一字不缺者然間伯恭所藏不久即歸成邸嘉慶丁巳成邸自題詩云延熹自今浩千年十字之外無闕佚阮文達詩云長垣一冊歸商邱但損偏旁最完善是長垣本有殘損之說不誣也然阮氏所云損者又與壽門所闕不同阮氏華山碑考縮刻本於長垣已損之字以墨圈識之碑云修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缺禮思二字持節祀焉缺祀字至于亡新缺至字以歲時往祠具有風旱缺祠其二字刻紀時事缺紀時事



三字又蘇張工下缺一字君下缺一字皆與壽門異文達於庚午在京師親見長垣本癸酉摹入縮本時或記憶偶誤歟余所得拓本僅缺故立宮其下一故字四明摹本故字亦半缺壽門所缺之門字杜遷石三字鄆字蘇張下二字君下一字此皆未缺阮氏縮刻本所缺者此亦未缺唯時有漫漶處然字皆可識洵可寶也巴氏磚刻本唯遺去禮與岱亢亢字餘皆未缺亦少漫漶當是用陸氏補損法耳其晚出拓本字迹既校初拓稍肥闊亦有漫漶之處然以初拓本校之皆從初拓本展之使肥不可掩也

碑文重使使者持節祀焉金壽門雙鉤本持下脫節字阮氏摹刻四明本節作自金石萃編節亦缺其半余所獲拓本持節作詩世濟上馬氏所得拓本亦作詩世後人見世字殘缺有類節字遂以意增補詩字又與持字相近遂以

青集七

六

待世爲持節且以漢書郊祀志有皆使者持節侍祠之語遂共以爲持節而不疑集古錄隸釋亦作持節二書乾隆中所刊或爲後人所改亦未可定集古錄明云華山碑文字尚完可讀云尚云可安必無一字之殘損耶且集古錄于仲宗之世作中宗亦不盡依碑文也馬氏漢碑錄文疑待世二字不可解然亦無甚難解待即待字漢人於人旁字多作彳下至北朝碑帖此類尤多華山碑文假卽作假亦其證也左氏僖十二年傳云管氏之世祀也宜哉昭八年傳云臣聞盛德必百世祀明堂位云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此世祀二字所自出碑文所云世祀者謂世世祀之無有所廢下文卽云後不承前至于今新寢用邱墟謂宣帝雖有世祀之詔至後世不承循而廢之也漢書郊祀志云自五帝呂至秦迭興迭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



在大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宣帝下詔謂修祀山川古今通禮碑文之意謂宣帝重祠而敬祭欲令子孫有舉莫廢故以世祀言之人知持節二字出於郊祀志而不知待字亦出於郊祀志郊祀志云宣帝時五岳四瀆皆使者持節侍祠成帝時罷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哀帝時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碑文所云使使者侍世祀卽謂侍祠之使者也余初得是本裝潢業已破損亟爲重裝有勸余將待世二字擦損以求合於諸家之本者余不屑也况有馬氏拓本爲余印證耶世有精於鑒別者知諸家本之節字或損或缺則無疑於節之爲世精於通假之學者則無疑於待之爲侍矣

攷證古碑者人各異說易成聚訟而其無難辨者則字體之妍媸雅俗也長垣四明關中三本余皆未之見然阮氏

青集七

九

華山碑考於三本題跋一一具載則亦可以想見矣按王覺斯跋長垣本云隸法中之莊列申韓玄遠精刻在受禪諸家之上又云觀此知元常右軍書不失古法朱竹垞云方整流麗奇古兼三者之長當爲漢隸第一品邵長蘅詩云公此石本得何所點畫完好無瑕疵圓方古匾體口備挑拔勁如折刀鉞吳荆山詩云虎螭攫犀鳳飄舉長翎修鬣摩鵬鯨規連珠樹矩曳玉圓流方折隨縱橫按之隸法兼眾妙欲各一體誠難評四明本未歸阮氏之前絕無題跋惟關中本題跋最多郭允伯跋云其結體運意乃是漢隸之壯偉者割篆未會時或肉勝一古一今遂爲隋唐作俑如山子諸字是也殘缺僅百二十餘字存者鋒芒鈿利如新拱璧駟馬云何可尚王山史云漢人分書爲唐宋人所亂有古今雅俗之別而世無能辨之者蓋辨之自宛委



先生始

允伯自號宛委山人

先生藏古帖甚富華嶽碑海內幾無第

二本此本鋒芒如新尤爲難得先生珍之有以也王方麓

云展縮變化光怪陸離真神物也梁君旭云華岳碑古妍

雅秀體製瓌瑋如沐雨新枝愈挹愈靈無痕迹足測朱仲

宗云王元美謂挑拔平硬如折刀玦方是漢隸今觀此碑

又及王語如合符翁氏兩漢金石記云碑中字體奇正互

出古今迭用非中即隸勢所謂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奇姿

譎誕靡有常制者乎至若鉤勒之本雖云形似其神理究

不能生動翁氏詩云華陰商印各藏一一闕百五一闕十

曩疑此語今信之不敢專矜舊所習惜兩石本不並凡此

出鉤摹大拙澀又云往時姜陸一再刻爭託商印所什襲

豈無中間補綴筆正爲追還元氣急方員奇正文質兼果

若斯言焉得及是其證也

翁氏又謂姜所刻袁逢碑字迹庸俗委靡見兩漢金石記余

青集七

三

取巴氏磚搨與此本一一對較覺巴氏本適形其薄弱且

筆意往復向背亦迥不相同蓋巴氏參以己意不似原石

之渾樸又字迹大小排勻亦不似原石之參差有致蓋凡

摹刻之本坐此弊者極多故以諸家題跋之語繩巴氏本

無一合者而以余所獲此本證諸家所說則語語逼肖無

美不備觀者當自得之無俟余之贊說也

咸豐三年歲次癸丑余避兵邵伯據上嘉平十日於市肆

偶獲是冊晨夕展玩遂至忘憂天殆憐余衰老聊以此慰

藉於羈愁寂寞之時耶抑神物有知久晦於故紙堆中欲

使余之鑒別以顯著其瓌寶也甲寅三月亟爲重裝爰跋

冊尾

江陽米氏女墓碑跋

宋書州郡志明帝太始七年四月于南兖州置新平郡江



陽海安二縣與郡同立

南兖州治廣陵

南齊書州郡志齊永明五

年罷新平郡並海安度屬廣陵郡不言江陽則江陽與郡

俱廢矣北齊書文宣天保三年詔于廣陵置廣陵江陽二

郡此皆僑置也無實土開皇初江陽郡廢隋書地理志江

都郡江陽縣舊曰廣陵開皇十八年改爲邢江大業初更

名江陽是隋之江陽縣乃舊廣陵縣也其縣城在唐江都

縣北四里

元和郡縣志廣陵城在江都縣北四里

唐之江都縣在雷塘西十

一里

據新唐書地理志

唐武德七年改兗州爲邢州領江都海陵

高郵三縣是時隋之江陽縣已廢舊唐書地理志云江陽

縣貞觀十八年分江都縣置在郭下與江都分理則非復

隋江陽縣之舊治矣南唐又改江陽爲廣陵宋初因之故

樂史寰宇記廣陵縣下云江陽縣隋末廢唐貞觀十八年

長史李操奏割合瀆渠以東九鄉復立是宋之廣陵縣又

青集七

三

因唐之江陽縣舊治也

熙甯時併入江都

元和郡縣志合瀆渠在

江都縣東二里寰宇記云割合瀆渠以東九鄉復立謂割

江都縣合瀆渠以東九鄉也與舊唐書置在郭下之言合

寰宇記又云有故城在縣西北一十八里故城謂隋江陽

城卽古廣陵城在唐江陽縣西北一十八里然則唐江陽城

在隋江陽城東南矣余方撰揚州水道記考廣陵江都江

陽三縣所在適沈君與九以所得江陽米氏女墓碑見示

因牽連及之以就正于沈君近今揚州所得唐石甚夥孟

慈所得萬氏夫人墓志云窆于揚子縣界而關南陳氏所

得劉府君夫人墓碑

石今藏田李華所

梅蘊生所得田府君墓碑

及沈君所得此碑按文皆在江陽固已奇矣尤可異者容

甫先生得射陽畫象時在玉井舊宅故其楹帖云家藏射

陽畫象身典金山秘書今沈君宅相去不過數武足知耆

翁先生得射陽畫象時在玉井舊宅故其楹帖云家藏射



奇好古之士後先輝映將來並足爲吾揚之故實也

青溪舊屋文集卷七

青集七

三

青溪舊屋文集卷七



寶應喬君傳

不代武王之能常入皆不替會時詩論春衣儀徵劉文淇曰

君名德謙字循吉寶應人高祖萊舉康熙己未博學宏詞官翰林院侍讀與靳文襄公爭議海口奪官直聲著海內曾祖崇修用人才辟召既見以疾固辭授銅陵縣教諭抱道自重士林模範君少承家學博通典籍言必遵經動必守禮雖未膺祿仕而時時以人心風俗爲憂勤懇懇稱道不倦人見其出于至誠也亦頗有所感悟焉嘉慶丙寅丁卯間會稽莫侍即晉督學江蘇深器君歲科兩試皆第一十赴省試僥得復失僅充歲貢未展其才年踰六十猶藉授徒以供餽鬻人咸惜之君處之泰然無幾微不平之色道光紀元勅直省大吏舉孝廉方正之士鄉之士大夫

青集八

一

夫以君名應 詔君固辭不獲時霍丘張先生鼎爲訓導主持名教深以所舉得人亟上其名于督撫吏胥廉君貧遂格其事而飭地方別舉君聞之笑曰固吾志也鄉人以舍君別無可以當之者亦不復有所舉報夫以 國家旁求之詔間一舉行主者固宜慎重遴選以光大典以余所聞躁進之士先結納其搢紳又以重貲啗胥吏大吏亦忽不省察濫廁薦牘者有之矣君固有所深恥而不肯爲者即得焉亦豈足爲君重顧吾異夫君之鄉人獨持正不阿固有以見人心風俗之厚抑亦君所以感之者深耶君好讀書而著述甚少嘗爲不食牛說曰不食牛肉今人概指爲釋氏之說不知先王之道常人皆不得食卽有位者亦不易得食也禮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玉藻曰君無故不殺牛亦謂諸侯也故謂祭祀及賓客饗食之類平日所



食惟豕朔月加以羊玉藻所謂朝服以食特牲三俎朔月少牢五俎四簋是也天子之大夫與諸侯同外此惟孤卿祀以特牛大夫雖祭祀不得以牛惟用少牢祇以盛葬奠之故加一等雜記所謂卒哭成事祔皆太牢是也士祭並不得用少牢惟以特牲庶人則魚殮之薦而已大夫士助祭於公頒祭肉或得食牛公食大夫及大夫爲聘使者士爲介主國饋餼或得食牛天子耕籍田庶人終于千畝王敵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或得食牛周禮牛人軍事共其犒牛此行兵之禮非常法然亦當犒而後犒也舍此數者皆無從得食且所謂牛者豢于牢筴監門養之非耕牛也卽求牛索牛亦非耕牛也耕牛不殺律令自有明文今人屠牛列肆漫無顧忌是天子所用之大牲庶民以爲常膳天子所不食之耕牛而庶民食之其悖禮害義甚矣反謂

不食牛肉惟浮屠之說爲然不亦慎乎卽有不食者亦多爲因果之故而不知先王之道本不得食也又爲四豆約曰昔費制軍刻譚少司寇五簋約將以變化風俗也其意良善惜考之不精而卒不能行也蓋簋是盛黍稷之器若盛餽饌者止可謂之豆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今之碗碟皆登類也借名曰豆自可豈可謂之簋乎又所謂五簋者亦殊有辨詩曰於我乎每食四簋又曰陳饋八簋玉藻曰諸侯朔日四簋易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簋下大夫六簋周禮掌客簋十有二皆以耦數言之所謂鼎俎奇而籩豆偶也夫學者之於聖經猶居官者之於律令也當羣言龐雜之時微之經則定矣考之禮牛羊豕爲太牢惟天子得用之羊豕爲少牢諸侯大夫得用之若士則惟用豕以士之吉禮言之



士昏禮陳三鼎於寢門外豚一魚一腊一其豆則醢醢二  
豆菹醢四豆此皆吉期所用若納吉納徵則脯醢而已脯  
以籩醢以豆士冠禮脯醢鄉飲酒禮脯醢今人尋常宴會  
皆用八豆是行上大夫之禮矣若有喜慶則用十豆是駕  
上大夫而上之矣况所謂庶羞者又不止葵菹羸醢之謂  
耶夫古今時地雖殊人心則一試熟味論語與其奢也寧  
儉之語及檀弓國奢示儉之說可以行禮矣今約有喜慶  
事則用士昏禮醢醢二豆菹醢四豆之例若尋常親朋聚  
會則用鄉飲脯醢之例若欲增加則以四豆爲斷不可再  
增蓋少牢賓尸籩豆不遇四也皆根據禮經無鑿空之談  
君之弟子劉君楚楨於君卒後致書於余曰吾師操履篤  
實不欲以文辭見所作多不存稿此其銀板以勸俗者爾  
今檢敝篋僅存此稿雖不足以盡吾師之學然其矜細行

青集八

三

慎小物與殷勤牖俗之意卽此亦可窺見一二大懼湮沒  
並此無傳乞錄而存之余慨末俗澆漓士一登仕籍感大  
吏之知樂其勢位有所沾丐執弟子之禮甚謹甘冒明禁  
而不恤至少小所從受業者發蒙振瞶具有啟迪教誨之  
德非薦舉一日之知比也顧忘其所自不復省識甚至反  
脣相稽以所學蓋其師今楚楨于其師之遺文寸楮片札  
猶珍惜保護若此可不謂賢乎哉楚楨每爲余道君之學  
行余心儀久矣歲甲申君存楚楨于儀徵道過郡城猥辱  
先施得陪几杖君儀狀古樸言詞簡拙清粹之氣盎然流  
露望而知爲讀書好道之君子也別甫一載君以疾考終  
于家楚楨旣銘君墓復具狀誣諉作傳余嘉楚楨不忘其  
師又與君有一日之雅故義不獲辭爰述其崖略俾後之  
纂邑乘者有所考焉



戴靜齋先生傳

先生姓戴氏原名避

宣宗廟諱改名清字靜齋其先世爲休甯人祖父始遷揚州先生天資穎異自出就外傳性耽典籍凡有關實學者勤加採錄異同疑似尤所究心著四書典故考辨十二卷自序云漢人談經最詳典故宋大儒視典故故爲粗跡空疎者未必不有所藉口我朝文教覃敷名儒輩出卽四子書考據者不下數十家流覽之下勤加採錄垂二十載得千有餘條列孔孟年譜及其弟子考子卷首尊古聖也列記載注疏引用沿襲之訛於卷末矜俗儒也餘分十二卷顏之曰四書典故考辨爲朱子靜臣不爲朱子諛臣實事求是前人固言之矣其解論語拜下云臣之見君當拜下者覲禮九聘禮四燕禮十二射禮四公食大夫禮六凡此

青集八

四

五禮皆所謂禮也邢疏引燕禮酬賓及覲禮賜車服二事證之未備其解孟子不挾兄弟而友云江氏永云古人以婚姻爲兄弟挾兄弟而友與挾故而問相似余謂爾雅釋親云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僖二十五年公羊傳注云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此江說所本當從之所論皆確不可易而最精者尤在地理如孔子之去魯至衛去宋至陳孟子之自鄒至梁去齊至滕以及太師之適齊亞飯三飯四飯之適楚適蔡適秦大王之踰梁居岐晉人之由虞伐虢莫不核其遠近計其險夷凡正路歧路之殊陸行水行之別皆一一書其古地證以今名犁然若聚米畫沙俾閱者瞭如指掌真有功經義之作也又著羣經釋地十卷自序云歷來注經者於地理一門不無疎脫昌黎云土地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且謂古之人未有不



通此而爲大賢君子方欲退而往學子敢矜言此哉况乎  
儒者足跡不能徧天下徒抱遺編相爭競一有謬錯村夫  
豎子皆得指而議之此注地理尤難也然拳拳之心莫能  
自己爰取向所錄存者細心辨析是者仍之誤者正之缺  
者補之間出己意參訂均釋以今日地名成書經詩經周  
禮禮記各一卷春秋三傳三卷爾雅論語孟子各一卷他  
經附見顏曰羣經釋地從爾雅舊名亦就閻百詩先生四  
書釋地推廣之耳其解幽風東山云史記吳起列傳殷紂  
之國左太行右孟門河北諸山以太行爲大秦漢以來謂  
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周師自西而東故曰東山其解  
明堂位鬼侯云孔疏周本紀作九侯九與鬼聲相近徐廣  
史記注云鄴縣有鬼侯城案鄴縣故城在今臨漳縣西四  
十里集說以爲鬼方非也其解襄三十年傳成愆奔平時

云杜注周邑按說文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此邑必近  
周郊祭天處當在洛陽縣境其解哀九年傳吳城邗溝通  
江淮云杜注於邗江築城穿溝按閻若璩云夫差穿溝疑  
爲今儀徵舊江口正漢江都境城亦在大江濱其解釋山  
獨者蜀云案揚州城北有蜀岡蓋取其一山獨矗也全書  
之考稽精審類此者甚多此外尚有雙柑草堂古今體詩  
八卷古文二卷駢體文二卷經史管見四卷史記說苑新  
序正誤各一卷韻辨三卷左氏兵法集證二卷惜多散佚  
不傳先生弱冠補儀徵縣附學生屢試高等食廩餼以嘉  
慶癸酉歲貢生在籍候選訓導道光丁亥年卒年六十六  
子文超文起文越余應童試時先生爲認保余以師禮事  
之先生顧折節下交凡所著書屬余校定偶有評議先生  
必改而從之余每嘗愚付梓顧以家貧力不能刻今墓木



已拱文超等寶藏其書余故詳述先生著書大指俾後之人有所考見焉

王峙亭先生家傳

先生諱家幹字峙亭先世太原人明洪武初有諱福二者積功仕至金吾衛正千戶卒葬儀徵縣烏塔溝後遂著籍焉至石泉公諱復旦以文學起家中式順治辛丑科進士官石泉縣知縣支派蕃衍康熙雍正間撥魏科登臺省者蟬聯不絕先生則石泉之五世孫也幼有至性母喬孺人多疾先生一夜必數起問寒煖母睡輒屏息伏牀席側不敢一轉移其身自謂至老夢寐猶惕惕云十七歲偕人赴童子試日暮投旅舍時溽暑蚊集眾爭就帷中宿室既滿先生遂獨坐大槐樹下揮扇竟夜其與物無競類如此胡文恪公督學江南時取爲附學生員屢赴省試無所遇遂

青集八

六

閉戶訓子九經皆手寫授讀或目瞽猶未具食則正襟端坐講學益力諸生有來學者束脩之饋必以禮入雖困阨而處之泊如然見義勇爲則又若不自知其力不足者每凶歲沿江各洲居民多溺子女爲去郡城育嬰堂太遠先生欲於中路設一接送公局嘗乘薄笨車行赤日凍雨中往來籌度數四風勸當世卒無有力助其行者先生歎曰好生是天心人心合一者也吾姑具規條以俟之而已先是烏塔溝有祠田經理者多乾沒其租先生既老則合族而議之審定祭禮器具立案於官俾田無侵奪又出篋中舊積諸生所奉金躬自修葺千戶公十世以下祖墓又於溝上改建大木橋以利行人生平無他嗜好惟喜神仙家言貌清癯而體素健道光壬寅春秋七十有八是時海氛未靖六月上旬夷船入江揚州震驚民人皆遠徙而先生



先以微疾於四月三十日考終里第類乎知幾者子三人僧保翼鳳慶保僧保翼鳳皆諸生博學工文辭與文淇文最久以行狀來誣諉作傳謹舉其崖略著於篇

論曰史記述秦漢人主求僊之侈以爲世戒而留侯世家於黃石公赤松子則又樂道之何也佛法至漢明帝時已入中國許叔重生於後漢中葉佛教大行而其解佛字但云仿佛也至解僊字則云長生僊去解眞字云僊人變形而登天解僊字徐字云僊佺古僊人名由是觀之世未嘗無僊人也先生好神僊而操履篤實造次必於儒者可謂善於學僊者太史公贊留侯運籌決勝數見功力而特推原於老父之授書有以哉有以哉

文學汪君傳

君姓汪氏諱穀字小城其先歛人六世祖國儒遷於揚州

青集八

七

曾祖諱煒祖諱詩伯韜光抱璞隱德勿耀父諱錚始隸籍儀徵以歲貢生中式嘉慶六年舉人揀選知縣績學敦品鄉黨矜式君資性高篤天才卓犖甫冠補縣學生赴省試者三旣不遇復以疾遂棄舉子業疾八年而卒時道光八年十二月十日也得年三十有五君齒稚于余五歲所居至近然自丙子歲始於薛子韵所相識君潛心經籍鑽研甚勤其爲文儻傑廉悍力追古人顧不以予爲不材每削稿卽就點勘又常以經義質問反復辨論無忤容倦色家至貧恃館穀爲生其發篋誦讀也恒於夜呶唔之聲率達旦遂以此得咯血疾友朋勸其少輟君諾之然少間仍誦讀如故君素工書求者頗夥及見涇包慎伯先生授以筆法遂肆力北朝碑刻一變妍媚之習時好者轉嗤笑之而君信之愈篤其勇于遷善不恤人言類如此又好輿地之



學于歷朝地志諸書鉤稽同異辨析源流手寫爲圖瞭如  
指掌當食猶以手指畫形勢稍有不明晰者吐哺執卷詣  
友人審問必得其通而後已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  
通經學古爲迂君以羸弱之身又久不與試事此豈有所  
爲而爲之顧好之如此其篤也君天性孝友生平無子弟  
之過雖抱沈疴猶力疾授徒以束修所入潔白養母然家  
無僮僕病中所需藥餌皆母氏躬治之君以是自疚而疾  
日增劇及疾革顧謂諸弟惟以久病累母爲恨然則君固  
以勤學死而所處之境又足以促其死焉重可哀已君慎  
交而誼最篤同儕有所不得君苟知之雖力不能助然必  
代爲之謀得則喜否則惆悵累日忽忽若有所失身死之  
後親故無所訾議弔哭皆哀夫以君之行義學術無愧前  
修使天假之年其所造必不止此必將有以自見于世而

青集八

奄邁痼疾綿歷歲時病中著述多未成書中道殂謝有志  
未就古人所爲太息于非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于  
後而重致傷悼於命之不可知也耶余旣恨識君之晚重  
以杜門養疴罕能極友朋晤語之樂又深悲君賁志以歿  
車過腹痛不能已于言而尤恐余言之不足重君也嗣子  
寅壽雖在襁褓然岐嶷有知識他日能讀父書而闡君未  
竟之業庶幾君之祉有所施已

文學方君傳

君名申字端齋本姓申氏舅氏方取以爲子故從舅氏姓  
而以申爲名其世系詳余所撰方節母家傳中君少孤家  
貧傭書於外以所得錢奉節母甘旨備盡色養室中極狹  
母歿徹去床几僅容一棺時久雨不霽屋恒漏君以席覆  
棺差免滲淋晝夜坐臥於其側衣服沾濡不離苦次如是



踰月始克舉葬既竣事卽置几筵於室中以奉主遇時節及忌日必從食肆中市羹飯置主前祭之雖祁寒暑雨未嘗輟懷慶太守汪君孟慈謂君之孝不愧古人故表君之墓曰孝子太守卽節母之族弟也君雖以傭書廢業而素通文義人以藁本倩君寫者大率多塗乙難識君悉能辨之且爲之校正誤字余舅氏凌曉樓先生重其爲人命其子鏞師事之道光己丑舅氏卒時鏞方八歲余攜之歸而仍延君課鏞讀君訓誨懇摯終日坐書室中於世俗之紛華泊然無與余因與劉君楚楨勸君習制舉業時君年已踰四十矣甫應童試屢見黜於有司而學益進至戊戌冬督學祁公按試揚郡君始以經解見知拔置闈郡第一督學劇賞之正場試律以人間重晚晴命題蓋爲君發也補儀徵縣學生員庚子秋赴試江寧積勞成疾歸而益劇

青集八

九

卽於十一月三日卒年僅五十有四祔葬於節母墓側次年凌鏞亦以經解受知於督學毛公入江都學而君已不及見矣君自悔晚學故致力纂勤其最精者尤在周易朝夕鑽研未嘗釋手君以張氏惠言約舉鄭氏易象而未及其他毛氏奇齡引諸家易象而尙多挂漏因徧閱諸家書有涉及易象者咸摘錄之成諸家易象別錄一卷又以易家之言象者以虞氏爲最密惠張二家所述猶未完備因詳核虞注之引逸象者縷析條分成虞氏易象彙編一卷又以後儒解易罕引說卦傳因博攷古注參閱諸緯與春秋內外傳注援據易說卦傳者排比其次第各繫於本文之下成周易卦象集證一卷又以春秋時列國卜筮必據互卦以與正卦相參因尋繹漢儒之所言者反覆求其條理而知互卦之法正例有七附例有二成書一卷名之曰



周易互體詳述又以卦變之法傳之已久言人人殊無所  
統貫因參伍攷訂以深求其義例之所在成書一卷名之  
曰周易卦變舉要是爲易學五書君之於易可謂勤矣古  
之士懷才抱異阨塞而不遇者何可勝道然如君之少苦  
流離中歲困躓終其身寂寥寡歡者蓋亦尠矣君以貧故  
未婚娶族中又無可爲君後者君之祀斬焉人道之窮至  
君而極世有跖弛之士或恃才傲物頽然自放於禮法之  
外其致窮也有由君則抑然自下束脩安貧而摧抑亦若  
是之酷天道其果可知也耶今孟慈太守悲君之遇爲梓  
遺書俾垂久遠然則君之所以不朽與天之所以彰君者  
其在茲乎其在茲乎

薛君家傳

武學置於宋仁宗慶林三年未幾省去神宗時復置選知

青集八

十

兵書者判武學置直講如國子監明英宗正統六年五月  
從成國公朱勇等奏以兩京多勳衛子弟乃立武學設教  
授訓導如京府儒學之制已而武生漸多嘗至欺公撓法  
不惟不收其用而反貽其害顧亭林氏嘗慨乎其言之蓋  
自文武分途輕天下無全才於是執弓挾矢之士目不識  
丁程試之文多由乞貸一切寡廉鮮恥之事無不爲其有  
矯矯不群者則必能讀書知義理者也君姓薛氏諱長慶  
字吉人江都武生先習制舉業兩應院試不售遂改習武  
工騎射以市工所造弓矢不良乃校其材幹程其翔俯遲  
速之故躬爲創製嘗謂近之習射者多不讀書不求觀德  
繹志之訓不明安危往來之體躁進圖功古人曷嘗若是  
射之形勢古人亦有撰集如射訣射訓射鑿射經等書世  
多不傳近人所撰圖說則多泥於形象因檢上元楊氏綱



所著弓矢小引示其徒曰此書頗費心力所繪諸圖便於初學然神妙則不在此射以意爲主孟子言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所謂非爾力者卽意之謂意者智也能善用意則目至而中目不至而亦中中在矢也所以中者不在矢也君精於論射如此方今整飭戎行修理武備正思武臣思將帥臣時而廣場校力之地又非若糊名易書五色迷目者比宜無有棄才之歎然君屢應省試已入彀而復黜者二信乎命之不可知卽命中之技亦有時而不足恃也耶君年逾五十始絕意進取暇時作爲文章屬余點定其文采頗可觀生於乾隆癸巳正月二十八日卒於道光丁未五月十六日春秋七十有五子壽江都增廣生以經學詞章知名於世

方節母家傳

青集八

十一

方節母者吾友方申端齋之母也母姓汪氏江都人父秉煜國學生家素貧母以鍼黹佐甘旨每飯不肯滿量終其身遂不能善飯幼讀書明大義族父容甫先生劇愛憐之年二十國學生方君世堂聘爲繼室而贅於其家逾年母請於父母曰不忍離親者情也不廟見不事姑非禮也於是始歸方氏家於東臺梁埭場姑李孺人性嚴峻母事之得其歡心方君先娶於李無子有妹嫁於申居鹽城伍祐場方君請於申氏曰昔吳朱治無子以姊子然爲子敢援以爲請申氏許之遂以妹之子爲後名之曰申及母來歸生一子早夭視申如己出方君猝得疾母刲臂未及進而疾已不救生平不見外人至是倩鄰媪侍姑已則衝冒風雪率舊時僕婢拏舟十數里外求人借貸申時在本生家聞信奔歸已不及視舍斂甫終七索逋者盈門申遠出求



助未返而李孺人又卒母百方乞貸始克將事後來郡城  
假宅於親串家申以傭書養母先是居梁塚時洪湖水漲  
下河被災飢民載道有男婦四五人皆枵腹日暮無所投  
宿哭於里巷母請於方君令其暫棲門內並煮薄粥以食  
之次日見有寡婦攜孤兒者母留之數月及居郡城每遇  
廢疾及年老乞食者卽無錢必搜篋出破布敝絮與之蓋  
天性好施如此性鯁直人有過輒諫不聽則止他日有過  
又諫申嘗請曰前諫不聽今能聽乎母曰人有時而昏其  
不聽者值其昏也焉知今日不值其不昏乎吾何靳焉嘗  
訓申曰人至剖肝剝肉而無痛苦者一心之誠使然也吾  
嘗有所試矣此亦愚拙者之所爲也汝讀書未成不得謂  
之不拙惟拙而能誠庶有以自立耳母卒於道光丙戌八  
月二十二日年五十有一申以所作行狀誣諉作傳申爲

青集八

七

人寫書無一誤字余與劉君楚楨勸其習制舉業時申年  
已四十辭以過時而學恐不能成余勗之曰必欲余爲君  
母作傳者君必讀書而後可申遂慨然勵志於學戊戌十  
月督學祁公按試揚郡申以經解見知拔置第一補弟子  
員距母之歿十二年矣申自泰州寓書來責前諾余不敢  
以不文辭謹按狀而爲之傳

論曰詩云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鄭箋謂女而有士行者觀  
母所爲得不謂有士君子之行耶母守節時年三十一椐  
於例不獲請旌或有勸減一年者端齋謝之曰吾母不  
欺暗室吾敢誣吾母乎端齋性誠篤而年又長余與楚楨  
甚敬之而端齋顧執弟子之禮維謹此亦世俗所難能者  
其漸染於母教也深矣哉

汪母楊太孺人家傳



母楊氏甘泉人處士某之女儀徵汪先生錚之繼室也先生初娶於吳生一子二女而卒子名補母年二十二歸於汪逮事君姑孝養備至生子四人穀和秦程女一人而撫前孺人子女如己出先生家極貧久困諸生嘉慶辛酉始舉於鄉七赴禮部試卒不第自鄉舉後南北奔馳又率常遠館他縣家政悉母主之是時穀甫九歲和與秦尤幼母經營米鹽提攜子女家無婢僕凡炊爨補紉煩擱之事皆取給於一身日間操作夜則篝燈課讀恒無一息之暇以故年未四十而氣血早衰歲丙子穀和同補諸生而先生以戊寅冬卒穀之妻亦尋卒母憂傷憔悴自是終其身數一日之歡穀力學得咯血疾母苦禁之讀而穀嗜學出於天性病稍間卽讀母調護湯藥凡七年而穀竟卒前數日穀呼羣弟前哭而言曰穀不孝以病累老母不能盡一日

青集八

七

之養母百年後其以衰一襲焚吾墓前愼母忘母聞之益慟穀卒一歲而程又以勤學死補與和之妻暨補之子士賢寅壽和之子廷誥士賢之子鴻亦先後相繼夭歿而季女適劉氏者蚤寡夫家無一椽之遺遂攜其子歸於母黨而爲夫守節母疊遭死喪拂逆之事日在哭泣之中而體亦益羸憊矣道光甲午秦由廩膳生中式本省副舉人母色稍喜然以門祚衰薄秦僅有一子而補與穀皆無後補年已逾五十亟思爲和更娶而和赴京兆試報罷久不得歸恒鬱鬱不樂其明年秦館於秦州秋回里將赴省試而母猝病痢秦延醫視之母堅不服藥秦奉藥跪進之以頭叩地額盡腫母曰兒無庸吾自知疾必不起然不服藥或可支持月餘俟汝兄畢場事也病劇母始命秦寓書至京部署遺教屬和等善事補遂以八月十一日卒年六十有



五初有蛇出自竇母焚香祝曰吾習見此蛇出必有死  
吾老矣願以身塞此咎勿禍吾兒也至是母竟卒和在都  
久不得家中書心搖搖不自主試竣得母病信即趣裝出  
都及里門始知母卒而北闈報和中式者適至母竟不及  
見矣悲夫

論曰余交汪氏昆弟二十年穀之女又許字余子毓崧余  
升堂拜母得從子姓之列見母行事甚悉穀於諸子中最  
所鍾愛者然有小過輒對客譙讓穀面發赤屏息不敢聲  
蓋母甚慈愛而督責甚嚴如此故諸子皆循謹有法度吾  
鄉汪氏多賢母劬潭先生之母梁太夫人容甫先生之母  
鄒太宜人皆以苦節教其子爲世名人母賢實與之埒和  
秦勉乎哉

嚴節婦傳

青集八

五

嚴節婦丹徒人姓任氏爲同縣嚴嘉興妻節婦年九歲失  
怙母某氏守節撫之年二十一歸嚴氏而嘉興已於數年  
前得疾節婦調護維謹疾稍愈逾二載嘉興卒時節婦懷  
妊已三月痛不欲生或責以孀姑守節二十年子若死如  
姑何遂不復言死闕七月生一子名道發洎道發成童家  
業益落姑李氏撫道發而言曰家貧如此親族無可依者  
柰何節婦應之曰有婦在姑勿憂也于是晝勤鍼黹夜糊  
冥鋸雞鳴而卧率以爲常自食惟糜粥而甘旨滫瀡未嘗  
告匱姑年老多病節婦侍奉湯藥衣帶不解者累月姑沒  
喪葬如禮今節婦年五十五矣而操作勤劬仍不少懈云  
贊曰昔歸熙甫述陶節婦之言謂婦人以死從夫所以自  
爲計者猶易惟主持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爲難耳觀  
於嚴節婦之所處信可謂難矣道發逐什一之利以養其



母然每以家貧失學深自悼恨作青燈課子圖以見意而乞余爲文余嘉其不忘母教因作傳以貽之

鮑孝女傳

孝女名魁瑛儀徵鮑友章之女也雍正八年友章攜家至京師以醫自給妻李氏明大義兼通文史友章羈京師者二十年孝女有三姊一妹一弟乾隆九年友章歿李氏綜理家事暇輒課子女讀書孝女常與母及諸姊分題拈韻都人盛傳其雅製焉十七年春正月李氏以積勞成疾百計醫療不效孝女遂操利刃割左股入藥而母疾終不起孝女與其三姊每哭輒慟絕而復蘇者屢矣而孝女竟不勝喪而卒距李氏之卒未百日也孝女生於乾隆丁巳三月初四日卒於壬申三月二十二日年十六歲弟魁名甫十齡其家葬孝女於京師崇文門外吏部考功司主事虞

青集八

五

鳴球爲文表其事道光乙巳翰林院編修汪廷儒訪得其墓捐貲葺治之拓墓表寄揚州而屬文淇爲之傳

論曰孝女事爲府縣志所未載向非虞君作表墓之文匪獨孝女之節不彰卽其墟墓在叢葬中亦孰從而識別之者然虞君之文紀其家世甚略余讀其文覺中多隱義有不得不細爲紬繹者文但云友章夫人李氏而不云有妾某氏但云孝女及其姊三妹一弟一均生長於斯而不云子女爲誰氏出至其下文敘李氏之賢又云小星亦佩其德而奉母曲盡其忱此孝女之所自來歟則似友章有妾而孝女卽妾所生者若然則孝女之致孝於其君母爲恆情之所難而一門雍睦慈愛友悌之風尤足令人低徊感歎於靡窮也余作孝女傳第據墓表敘次之不敢有所增飾以示疑事毋質之義而以所致疑者書於傳後以俟異



日採訪得實更爲文以表之

吳烈婦傳

烈婦姓毛氏甘泉人父德裕以髹漆爲業所居屋二間一爲室一爲肆德裕人甚誠樸其妻王氏亦謹飭烈婦端重寡言適吳天成吳以治明瓦爲業荆釵裙布泊如也生二女一男而其夫卒夫卒未數日而烈婦竟殉夫以死方烈婦妊身時吳已有病將及月辰而吳病漸篤烈婦日夜禱神願以身代頭叩地額盡腫旋生一子甫彌月吳歿烈婦斂夫畢卽欲殉夫母力阻之日夜防閑乃不言死越七日母偶以事暫歸烈婦供夫朝膳畢乳子於桶中給二女至鄰舍而自縊於室時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也道光二十二年得旨旌表

論曰烈婦之殉夫也有田君廷模者書其事略屬余姊夫

青集八

七

陳君傳洛持以示張明經維楨張君刻烈婦姓氏於縣學待旌之碑然究未能請也旌表例給坊銀三十金然

由學至院吏胥冊結之費帑銀尚不足以抵之由是單

門寒族得旌者蓋寡道光初元陽湖紳士始有彙建總

坊之請院司以前此未有此例議駁再四至七年得旨

準行江蘇各府州縣次第興舉而揚州江甘兩邑亦得於

二十二年建坊如例彙請者千四百八十六人而吳烈婦

始得與焉余因就田君所書事實證以素所聞見者爲之

傳後之有志闡幽者遇有節烈之事採訪確實彙紀於冊

或五年一舉或十年一舉於以妥貞魂而光盛典豈不休

歟

周烈女傳

烈女姓周氏名絡馨儀徵白洋山人家世儒族父廣慶始



廢書習賈道光十年移居郡城北門外宅在街西而設油  
米肆於街東女幼端謹寡言笑識字解書算待字於室肆  
中事時或紛遽廣慶則呼女至肆襄助凡女功煩擱炊爨  
之事亦無不習二十六年四月二日女之母張氏往鄉間  
親串家未歸隣有桑源者知女獨與其妹居於初九日入  
定時踰牆壞寢門而入熱燭於几女以獨宿故不解衣而  
寢者已數日至是聞闔戶聲驚醒則燭光瑩然源立於側  
有一刀插几上女急呼其妹起自出帳外叱源曰汝何故  
夜入吾室源以游辭挑之女勃然怒復叱之源脅之以刃  
女大聲曰今日之事唯有死耳源持刃徑前女以右手格  
之傷四指女忍痛奮戶出奔庭中源急追之復以刃刺其  
頸流血不止女之妹甫六齡見女倒地乃大號哭鄰里聞  
聲驚起急呼廣慶至則源已遁廣慶乘夜詣縣縣令來取

青集八

七

女生供親驗頸傷二處深四分右小指將斷女憤極不食  
者十日竟不起縣役旋於二十六日在淮安山陽縣境獲  
源供認不諱論如律文循例隨案詳請 旌表 予告大  
學士阮公親詣其廬式之而表其廬曰周烈女室並率紳  
士請於太守奉主入縣學節孝祠及平山堂五烈祠女生  
於道光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寅時卒於二十六年四月十  
八日戌時年甫十七

論曰雍正十一年甘泉縣令龔公鑑募建五烈祠於平山  
堂而記其事於碑五烈者池氏霍氏裔氏程氏皆邑人而  
周氏則江寧人寄居揚州者也池氏霍氏俱以未婚殉夫  
程氏之夫客死粵西聞訃自縊周氏以夫歿俯仰無依不  
食死裔烈娥以其姑不潔懼爲所逼以青白線自經死此  
五烈者雖所處不同而從容就義一也若周烈女之事足



以齊芳五烈矣烈女處闈閨之中其父母素疎濶又無姆  
師之訓獨居一室以禮自防所謂鵠不日浴而白者歟况  
觀史籍所載諸節烈事類皆遭值離亂知此身之必不可  
保而先以死自誓一遇禍變視死如歸若周烈女者事出  
倉卒非意料之所及能以弱女子力禦強暴矜然不受其  
污尤爲難已跡其寢不解衣禮也急呼妹起智也白刃可  
蹈勇也昔皮日休作趙女傳謂後之修女史者幸勿忘余  
於周烈女亦云

是傳撰於丙午冬其時阮太傅議葬烈女於五烈墓側  
烈女之父廣慶因五烈墓無隙地遂歸葬於儀徵通心  
集廣慶於丁未冬病歿而所賃之室已屬他姓江都附  
監生 馳封翰林院編修徐雲升國學生焦時蔭廩監  
生陳壽文甘泉職員金世源釀金於北門碧天觀內建  
祠一間去烈女舊居之室不遠於以妥貞魂而彰懿範  
爰屬文淇紀於傳後而嵌其石於祠壁云道光戊申冬  
十二月文淇並識



青溪舊屋文集卷九

儀徵劉文淇

誥授中憲大夫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

代

道光二十八年五月河南懷慶府知府汪君之喪歸揚州  
卽以其年十月三日權厝於甘泉縣西鄉徐家橋之原先  
期其孤保和清熙介徽持狀來乞表墓之文余少與君之  
考容甫先生交君又嘗從學於余熟君之行事不可無以  
應其孤之請也按狀君諱喜荀字孟慈江蘇甘泉人先世  
居歙自唐忠武將軍越國公華始昌其族忠武裔孫承清  
當北宋時自唐模遷古唐至君凡二十七世高祖鎬京工  
詩及篆刻始遷於揚州曾祖良澤工篆刻具有家法厚德  
高風鄉里矜式祖一元江都增廣生矜立名節不苟取予  
性至孝 欽旌孝子父中字容甫乾隆丁酉科拔貢生博

青集九

一

聞強識通知古今爲文典正閎麗卓然成一家言 國史

館儒林傳稟有傳君祖考皆以君官 贈中憲大夫道銜

河南懷慶府知府祖妣鄒氏妣朱氏皆 贈恭人鄒太恭

人苦足疾朱太恭人以口吮之病亟割股以進 欽旌節

孝君初諱喜孫時鄒太恭人望孫甚切禱於神而生君因

名之嗣以避九世祖諱更易今名乾隆五十九年容甫先

生歿於西湖葛嶺園喪歸君哀毀如成人時年甫九歲朱

太恭人親爲課讀比長延同里通儒魏先生彝羣丁先生

瀚章先生佩金鍾先生懷授以根底之學嘉慶十一年督

學莫寶齋先生晉取入甘泉縣學卽於次年丁卯中式本

省舉人報捐內閣中書復改捐員外郎簽分戶部補山東

司員外郎監督儲濟倉改湖廣司員外郎 欽差東河學

習補河南懷慶府知府 欽加道銜 誥授中憲大夫道



光二十七年八月三日卒於懷慶府任君自傷幼孤鄉舉後託病謝絕酬酢博覽羣籍於文字聲音訓詁多所究心凡鍵戶三年學遂大進父執王懷祖劉端臨段茂堂諸先生咸加歎賞而君顧歉然自下殷殷請益於政治沿革得失留心講求下筆爲文皆有關世用不作無益之語君官戶部最久其主河南司稿也東河總督奏撥另案工需久經奉旨樽節及三汎安瀾後復請動帑君力言於上官奏駁時河工用度浩繁乾隆嘉慶年間均係攤征于民積欠在嘉慶二十二年萬壽恩詔以前有八十二萬兩之多君亟言于英煦齋相國和奏請豁免其主貴州司稿也兼管各關權稅力主不添關不添稅之議江蘇巡撫咨請以揚州儀徵攔潮閘改駐新城擬增設羅泗閘君以爲揚關統轄南北爲賦稅要地至于分口小關吏胥多藉稽查

青集九

二

以肆擾害且新城至揚厘四十里已有攔潮閘若再增閘似重徵擾民有傷國體力主議駁載入則例有議增浙海關稅肩挑步擔一例征收者有議以儀徵商船飭令至瓜洲交稅由長江至沙漫洲復繞道至瓜洲不獨舟人不便于行且恐滋賄囑關吏之弊君皆力止其議道光十年正月補儲濟倉監督不置車馬不隨僕從以杜騷擾需索之弊嗣調海運倉監督以丁朱太恭人憂去官十五年入都戶部尚書奏留本部管理井田科主稟十九年保送河工引見奉旨記名蒙召見垂詢科分及在部歷任諸事甚悉有久資老成之諭奉旨發往東河六月到工隨同栗恭勤公防守兩河凡遇老卒多方詢采于隄工泉源漕運賑務靡不悉心講求恭勤公深相倚重所陳機宜皆邀契賞二十一年學習期滿保奏奉旨發往東



河以知府用君具摺謝恩蒙召見於圓明園大宮門垂詢東河情形甚悉又問前人有用輒工者否君以黎襄勤之成法對可以堅久掛淤至爲搶險挑溜起見則輒工亦較稽料更爲得力

上嘉納焉 陛辭請 訓仰蒙垂 諭云汝是讀書人學

問素好今用汝外任須要實心辦事不可習尚浮華君謝恩後卽馳抵東河七月奉委防守黃河北岸七廳值下北搶險君晝夜搶護不遺餘力化險爲平二十四年中牟河決委掌攔黃大壩君會同都司劉公天保晝夜巡緝獲放火搶奪工料連傷人命匪犯楊元杜栓等二十名嚴治之牟工合龍議敘奉 旨賞加道銜二十五年補懷慶府知府下車之始日坐堂皇聽斷凡遇應提之案不徇情面不易時日履任未久審結積案百數十起先是二十三年

青集九

三

河內縣民李百幅調戲李遂姐羞忿自縊一案始則其母受賕匿報旣以需索未遂屢控經年案事者疑以和姦久之未決君悉心推鞫盡得其情抵李百幅於法 旌李遂姐於 朝獄遂平反暇輒巡行郊野勞問民間疾苦懷慶北枕太行南瀕黃河自清化以北武陟以東每屆嚴冬時有劫掠君捐資團練鄉勇民壯時時親率巡查盜賊之風爲之頓息郡中舊有覃懷書院歲久傾圮君捐廉五百金重爲修葺增建學舍每值課期必在院終日品隲文藝講貫經史孳孳不倦丙午科鄉試闔郡中式者十人周嗣敬領解文風稱盛郡境濟河發源於濟瀆廟分支於栢香鎮東穿郡城至龍澗村入沁此乾隆四十八年所修故道也旋因沁河灘地淤高水洩不暢河身節節壅滯嘉慶十二年閭濟水盛發下游爲沁水頂阻旁趨官道滙注成河



土名官路河繼又別開南北河一道導引入黃仍未暢洩  
每逢大雨溢出爲患河武兩邑互相訐訟君徧詢故道形  
勢親履查勘剴切出示勸挑又恐沁水淹入郡城用水旱  
平測量郡城一帶至龍澗村水口較之沁河外灘高出數  
尺可無倒灌之患乃於道光二十六年四月興工親行督  
飭將舊河身及四門城濠逐段挑濬深通一律七月工竣  
濟河遂復故道計自栢香邨至龍澗東西七八十里得水  
澆地一萬二千餘畝郡內西王曲邨舊有河形壅塞已久  
居民爭水致訟君親行履勘督飭興工分水六道引沁流  
以資灌溉得水澆地三千餘畝河口建閘外加八字石牆  
以禦沁河伏汎居民立碑頌德名曰新開汪公河二十六  
年閏五月大雨浹旬沁丹並漲水高九尺有餘淹及沿河  
邨莊三十六處居民大恐君冒雨馳赴搶護自河內天師

青集九

四

廟至武陟木欒店百餘里間督率屬吏竭五晝夜之力將  
民堤加高培厚又於張莊喫緊處所捐廉趕築甃壩堤身  
賴以穩固又親赴被水邨莊散放饅餅分給席片搭蓋竹  
棚暫避風雨工穩水落始請緩征繼求撫邨大吏入告蒙

恩發帑賑給口糧君又親赴各村莊查勘撫慰目擊情  
形聲淚俱下災民迎送道左咸感泣曰此吾儕眞父母也  
是年饑饉接畛河內濟源兩縣搶糧者眾禁之不可君出  
示勸諭富戶有屯糧者酌借與親族鄰里公同登記簿籍  
俟歲有秋照償不償者許稟官追給并勸富戶煮粥分路  
以賑窮民之無告者由是貧富皆安各縣取以爲式嘗查  
郡境離水較遠者諭令鑿井輓轆引汲資灌地畝每行郊  
外輒就農民諳諳曉諭人皆鼓舞從事故二十六年間  
河北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同時被旱而懷慶府屬獨輕賴



君勸脩水利有素也君體素健年逾六十鬚髮未白自中  
牟工次掌守大壩烈風雨雪經秋徂春宿於蘆棚蓆地而  
臥感受潮濕頻年夏患脚氣然調治至秋卽愈去夏又告  
愆陽深入太行山步行峻嶺亂石中六十餘里至白龍潭  
取水歸郡始得大雨炎天遠道涼霧深宵感受山嵐暑濕  
兼之積勞遂至一病不起君生於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十  
六日春秋六十有二著有 國朝名臣言行錄經師言行  
錄尚友記從政錄孤兒編且住菴詩文彙凡若干卷又編  
集名公先輩所撰傳誌詩文爲汪氏學行記娶范氏 誥  
封恭人子三長保和江都縣學增廣生員出嗣君從兄壻  
後次清熙次介徽俱國學生考取國子監算學天文生孫  
一繼善君生有至性每與人稱述先世懿德輒泫然流涕  
於容甫先生所著書片言隻字無不析及精微心知其意

青集九

五

又於先生手蹟斷箋敝紙無不寶而藏之厯官中外釐姦  
剔弊每爲胥吏所切齒在部時主臺與大吏意見不合則  
面諍不已大吏每以彊項稱之洎爲外官勤求民瘼屬吏  
每不便君之所爲然君在任時鄰境以漕事屢興大獄而  
懷慶獨靜謐無事君歿未踰歲歸德彰德諸府縣以辦災  
不善暨挑河糜帑事爲科道糾參大吏俱被嚴議而懷慶  
屬吏無被訐者則君之治績可知也余次序其家狀擇其  
大者表於阡且系之以銘曰

吁嗟汪君亮節高誼處爲孝子出作循吏儒素承家經術  
飾治勤官而死誰不墮淚伐石表阡我銘無愧

劉迪九先生墓表

道光某年月日寶應劉寶楠楚楨以其先人行狀及遺書  
來請銘文淇與楚楨游最久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先生姓



劉氏諱履恂字迪九先世蘇州人明初遷寶應遂著籍曾祖中從康熙戊子科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晟附貢生奉生祖家昇康熙甲午科副榜貢生以孫台斗貴贈工部營繕司主事父世誥附貢生世修儒業邑人稱道學家必曰東門劉氏先生年十八補揚州附學生試高等補廩膳生中式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年四十九矣時主試者爲故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故編修大庾戴公心亨所取多績學士而實應劉氏有三人先生其一也累赴禮部試不第大挑二等錄用教諭改國子監典簿旋以疾卒於京師從弟營繕君以其喪歸先生事親孝謹父早卒母成孀人多疾先生與諸弟更侍不假婢媪雖褻器必啟視色如常則喜與諸弟友愛治家內外有法度善議論有幹事才解紛撥煩拯人困急嘗畀族人金使治生卒蕩其貲迫飢寒其

青集九

六

妻復甚之來某曰雖渠必更助我無顏尋病死先生斂葬之族某將遠依其戚謀于先生時方鬻田償責輒盡持其直以爲贖其行誼類如此幼習毛詩長乃博覽經史百家之說其說經多以經注經折衷一是其詩溯源騷選質雅冲和著有秋槎雜記一卷義迹山房詩稿一卷卽今所刊刻者也先生凡再娶皆喬氏初娶同縣附貢生其崇女賢明不壽繼娶同縣廩貢生光宗女幼涉書史略通文藝年十九來歸前孺人所生子女皆幼孺人曰欲兒輩學閔子騫我先勿爲閔子騫之母慈愛終其身先生鄉舉後奔走衣食終于旅次孺人仰事成孺人俯育諸孤井曰皆親操之成孺人疾不御藥孺人奉藥跪床下率諸子以次伏地移時乃強御孺人退至私室慟欲絕隨遭成孺人及伯子仲子之喪哭泣無虛日年未五十衰病如老人處婦如善



忍讓憂喜與同授事必力教子束修外不名一錢自立身  
行已至一語一言朝夕檢誨反覆不倦卒之前月將有事  
先墓猶力疾治滌濯必敬必潔蓋數十年如一日也先生  
卒於乾隆六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八前孺人卒  
於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年三十有四孺人卒於  
嘉慶十六年閏三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五合葬城北二  
十五里黃塍溝之原前孺人生奉集廩膳生芝集增廣生  
女適歲貢生喬德全孺人生寶樹嘉慶丁卯科舉人五河  
縣教諭次寶林次寶楠道光庚子科進士直隸元氏縣知  
縣孫入人隸縣學生寔恭綬恭珩恭笏縣學生恭冕恭絢  
俱府學生曾孫一長年先生以寶楠官贈文林郎元氏縣  
知縣兩孺人均贈七品孺人既次序其狀因表其墓曰昔  
歐陽文忠公爲唐子方之父贈公作墓表其言有曰余於

青集九

七

此見朝廷所以褒贈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爲  
善者雖湮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  
在其子孫然則爲人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子者  
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今之爲子者其有克自樹立者則  
尚有榮名之寵焉嗚呼文忠之論可謂善勉人子者矣抑  
余又有說焉世之褒贈及親者豈少也哉然不能如子方  
之直聲亮節則亦無以貽親以令名雖榮名之褒贈曷貴  
焉楚植爲縣令十年所至俱有循聲是真無愧於子方而  
能以令名貽親者矣榮名之寵云乎哉因系以銘曰

先生之學博乃益精先生之德晦乃益明惟兩孺人同宗  
之秀先後來歸女誠是守厥有賢子競爽迪哲能讀遺書  
能揚先烈果有令名以慰孝思伐石表阡我無媿辭

銅陵縣典史程先生墓表



道光十九年四月八日前銅陵縣典史程先生卒卽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泰州南鄉之張家堡與其配兩孺人合兆冢孫祥棟以狀徵銘祥棟與其叔宇光齊名予先後與締交得聞先生行義甚悉宜有銘先生姓程氏諱應鍾字序東先世休甯人康熙中由江都遷泰州曾祖諱雲鳳 誥贈通奉大夫祖諱盛修雍正庚戌進士由編修改官御史進詠史樂府十二章得 旨褒獎後官至順天府尹考諱選青乾隆癸酉舉人先生幼承家學熟于史漢工制藝尤精筆札乾隆中遵例以未入流投効分發安徽補銅陵縣典史自漢世嗇夫游徼由三公辟薦至達官者史不絕書沿及唐宋茲風未沫故其時多魁傑之選後世微員不能有所拔擢居其職者率闕冗不治事其不自者至勾通胥吏因緣爲奸而忘其恥先生獨毅然有所不屑也銅陵故

青集九

入

瘠邑又屢被水先生奉檄散賑有蠹役盜用錢二十千立發其奸其極貪不能待大賑者先捐廉以濟凡辦賑者七前後所捐踰千金或遇水阻不得前則解鞵以涉巡撫荆公道乾時爲池州守欲拔用之不果後捐升縣丞在任候銓嘉慶十三年獄有逃犯革任旋緝獲開復遂請告歸士民送江上有泣下者而是時山陽冒賑之案適發郡守縣令皆獲罪大吏亦受嚴譴人乃歎先生之廉能不可及而尤惜其治績無由上聞也後十餘年祥棟至銅陵扶其祖妣張孺人柩邑民環問先生起居爭來襄事其視古循吏得民心者亦豈有歉哉先生歸里後事其伯兄甚謹年踰七十而拜跽應對之節罔或失訓勉子孫各勤所事絕不問家人生產先是京兆公旣乞養歸其別子有留京師者因家焉宇光幼往依之以年例已符入籍宛平道光丁酉



舉順天鄉試第一先生年已八十二矣踰二年卒春秋八十有四先娶延安府知府漢陽張公輔女繼娶澳門同知長洲宋公清源女生男六人紹煥候選從九品早卒次紹安紹裘紹康紹沅次卽宇光女四人皆適舊族孫四人祥棟廩膳生祥森祥桂祖望曾孫祿慶貽慶銘曰

矯矯先生能守其身祖武是繩不以官卑而怠厥司以禮自持救民之災如已斯飢清白是貽胡此末職不稱厥德下民其惑天聽維聰福祿來崇不於其躬於其孫子報施之理斯銘請視

直隸州州判劉君墓表

君姓劉氏諱鞏字又曾原名錫爵字得天先世蘇州人明宣德間遷居寶應入世祖永澄萬厯辛丑進士官兵部主事與顧端文公高忠憲公劉忠端公講學東林世所稱劉

青集九

九

職方者也曾祖碩太學生祖斯陶奉祀生父大來揚州府學增生君幼穎悟八歲能屬文稍長益致力于學家極貧叔祖端臨先生官丹徒訓導召至學舍授以經義學益進汪容甫先生每奇君才謂端臨先生曰此君之高第弟子也後將應縣試邑令新安李公與鄉先達語詢邑中年少有才學者先達首舉君名或以語君君慨然曰吾不敢因鄉先達以求進也遂易今名終獲高列洎應院試時方患瘍文成腕痛不可書同試生願以金百鎰售文稿君不與後凡朋試屢有奉金倩代者皆峻卻之曰貪利則喪志逞才則遭忌吾不爲也道光乙酉侍郎辛公從益督學江蘇選君充貢年已四十八矣朝考就職直隸州州判歸里數歲患鼻淵久不瘥氣血始耗復邁肝疾竟以不起生于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八日卒于道光十五年五月二十



三日卽以其年某月日葬于某原配蔡孺人生子三人長  
棻次芳芳早殤次晉康廩膳生君旣從端臨先生遊學有  
根柢自少至老手不釋卷丹黃雋校簡畢爛然終不著  
一書爲文出入韓歐醞釀深厚詩風格雅近中唐偶有作  
輒棄去晉康輯其詩文稿僅得十之二三凡若干卷藏于  
家余耳君名久矣每讀君文冲和淵雅之氣洋溢楮墨輒  
想像其人願內交而不可得歲戊子余與君族叔楚楨同  
寓金陵君來視楚楨疾乃得相見余謂君雅似喬君循吉  
君於喬君爲鄉里後進其高才不遇也同而樸雅謙抑之  
度無一不相似喬君身歿之後子姓氏微而君之季子文  
宋斐然天殆有以昌君之學耶顧余與喬君猶得侍几杖  
敘殷勤談笑終日以申其繾綣而於君握手數語卽別去  
遂不復相見以余契君至深而會合之難如此殆亦有數

青集九

十

存于間而非人所能主者耶君歿四年君之子以狀介楚  
楨乞表墓之文余義不獲辭君雖易今名而知交仍字君  
曰得天余謂君之故字與行實相應也因系以銘曰  
不泯沒其所賦不憂戚於所遇生有錮之者耶死無數之  
者耶嗚乎是爲吾友劉子得天之墓

鄉貢士陳君墓表

君姓陳氏諱輅字樸生先世自福建漳浦遷揚州著籍儀  
徵曾祖詮祖秉洪俱國學生均以君考方伯公貴贈通奉  
大夫曾祖妣張汪祖妣王均贈夫人考諱嘉樹道光壬午  
進士翰林院編修仕至江西布政使前母氏田贈夫人母  
氏朱封夫人君天資穎異八九歲時卽能治說文學篆籀  
稍長益進求根底之學自漢唐注疏及近今諸家說經之  
書無不究心爲外祖朱武曹先生所器重舅氏朱文定公



視皖學時君與幕中錢唐朱次雲討論學益進因以說文及鐘鼎石鼓文與汗簡互斟疑則闕之成汗簡斟字其論文大指以爲辭所以達意必有真意貫其中斯無意爲文而文乃不朽自有時藝以來論古文辭者率以時文論古文以提頓折落鍊字鍊句爲法而爲時文者又相與飾其辭曼其聲而不知以闡明理義爲主此古文時文所以交敝也君之精於論文如此故其爲古文也樸實說理初不襲古人之貌而能得其骨時文則自明代及國朝諸大家博觀而約取之由附監生中式道光甲辰舉人其闡中三藝清微淡遠老宿莫不歎服謂君眞能不隨風氣爲轉移者而君顧歉然不自足也自鄉舉後益留心於經世之學以期有用於世公車再上益困頓無聊賴而竟賞志以歿也悲夫君孝於親友於羣弟少隨方伯公宦京師時家

青集九

七

甚貧及方伯致位通顯俸入稍優而君被服如寒素見者不知其爲貴公子也方伯卒後家益落君未嘗不以俯仰爲憂然有年家故人官揚州者君歲僅一至其門而未嘗有所干請也君少知醫方伯公之歿於江西也君適居里門痛其不獲侍疾爲俗工所誤發憤精研務得古術國朝惟推崇錢唐張隱菴高士宗兩家間采閩人陳修園之說最後讀昌邑黃氏書益所心折久乃盡通其法大要以中氣爲樞軸神明於升降變化力闢抑陽滋陰之謬十餘年間活人無算太夫人素羸弱君力加調護乃更清健及君患頭痛神志不爲用醫者以阿膠地黃投之竟致不起重可悲已君生於嘉慶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卒於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某日閏年三十有九娶阮氏生一女無子以弟穀之子元幹爲君後次年某月日君之弟穀輟彛等



將以君祔葬於甘泉盤古山西王巷之原方伯公之墓先期以君之遺書及所作行狀屬爲表墓之文余發篋讀之周易毛詩皆手自校勘條舉漢唐諸儒之說朱墨爛然所作古文不甚多其說小七篇利喻一篇責壺賦一篇刻入汪醕卿太史廣陵思古編中其餘說經之作零珪斷壁未嘗訂爲一書蓋君之勤於學而抑然善下不自表襮又如此人或以是爲君惜然君之可傳者要不在此也余因撮舉行狀之大略以著君之爲人俾後世知吾鄉有篤行君子焉抑亦可少塞君羣弟之哀乎是爲表

處士余君暨妻姚孺人合葬墓表

君諱沅字湘芷先世雁門人自君之曾祖始遷揚遂家於揚州祖諱鍾岫字維石國學生考諱震字青來考授修職郎君習儒未成家業中落恒抑鬱不得志甫踰強仕賣志

青集九

三

以卒孺人姓姚氏考諱節生家本饒裕暨歸君而茹苦食貧安之若素生二子一女而君卒所生子女長者方六歲幼者甫周晬賃房一間中停柩孺人率子女食息寢宿於其旁既無寸田尺宅之遺又無期功強近之親可通乞假唯恃女紅所入以給朝夕祖塋雖有隙地四無出向俗謂絕地孺人既貧不克葬兼以宗祧所關冀稍有餘資別卜葬地凡柩停四載而房主索屋急孺人計無所之飲泣舉殯葬君於祖塋中暨反虞而房主已將屋瓦揭去母子四人中宵露處其中表姚君楫川爲假宅於陳氏後乃得以針黹所餘別爲賃屋教子女俾得成立家室再造皆孺人之力也君生於康熙癸巳六月十六日卒於乾隆癸酉十月十二日年四十有一歲孺人生於康熙壬辰十二月十五日卒於乾隆壬寅十月初一日年七十有一歲以乾隆



癸卯年三月初二日合葬孺人於甘泉縣西鄉殷家湖之原卽祖塋也子二人桂例贈徵仕郎椿女一適王攸孫四人文煒登仕佐郎文炤國學生文煥儀徵恩貢生文焜縣學生曾孫三人坦縣學生坪坪元孫銘道光己酉文煥以狀來乞文表墓蓋去君之卒幾九十年去孺人之卒亦六十餘年矣文煥之言曰文煥不逮事先祖父母故先祖父之德業末由知之卽先祖母之節操聞諸先君者亦僅此耳窺文煥之意亦若以事隔久遠不能覩述爲歉者文淇告之曰觀孺人之苦節若是則其他行可知觀孺人之苦節卓卓可傳若是則處士君之能以身教可知子何必以此戚戚哉晉書列女傳敘云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皆撰錄故其紀司空鄭袤妻曹氏云袤先娶孫氏早亡瘞於黎陽及袤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謂孫氏元妃

青集九

七

理當從葬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聞者莫不歎息余謂曹氏處貴盛之極以禮自持作史者據其一節之善而盛稱之若孺人處至困之境親族間絕無可告語斗室之中柩停四載炎寒酷暑兒號女嘯以恒情論鮮有不以速葬爲宜者且孺人非不知葬有定制踰時不葬之爲非禮徒以宗祧之故遲遲有待至不得已而從葬先塋吾知孺人之心必大有所不安於此而天卒使其子底於成立孫曾讀書自好其昌熾正未有艾絕地而變爲吉壤謂非天之所以報孺人歟然則孺人遭事之變可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其較曹氏所處不尤難哉爰據其狀表而論之以備史家之採錄云

烈女劉氏墓碣

烈女者實應劉準女許字同縣應氏子銓女幼喪母父當



往山東女歸應氏爲童養媳迨吉而銓病女刲臂肉煎諸藥中以進卒不起女持服三年舅姑憐其無依乃遺書於準請別議昏準答書從之女聞投水死應氏以女與銓合葬本縣湖西衡陽鎮事在嘉慶十六年邑士大夫以聞於有司爲之請 旌十九年得 旨旌表祀其主於威烈婦祠女葬無誌墓之文應氏之族微邑人慮年久就湮將樹碣於墓上而屬文淇爲銘石之辭夫禁樵牧飭厲禁守土之責也勒貞石揚芳徽鄉人之志也乃爲之銘曰

烈女之來非婦道未成兮父命之事舅姑而拜時之禮已行也烈女之死非曖昧以輕生兮舅姑憐之曾不意迫其以死殉也烈女之葬非嫁殤之等倫兮舅姑命之成服而與壻有三年之恩也佳城鬱鬱兮卜宅高阜長淮浩浩兮繞墓左右石有時而泐兮名無時而朽

青集九

十一



文學辭君墓志銘

君諱傳均字子韵揚州甘泉人予與君同居郡城又以嘉慶丁卯同補博士弟子同肄業梅花書院師事歛洪桐生先生相善也先生藏書至富獎掖後進無不至側聞緒論始自慚聞見舛陋相勉爲根柢之學遂相約購書積三載各得書五七千卷有無相假閱是非相質難者且十年君既博覽羣籍強記精識於十三經注疏及資治通鑑功力尤深凡反覆十數過注疏本手自校勘發明毛鄭賈服之說其魏晉諸儒不守師法者概置焉讀史則研究治亂得失之故於遺文瑣事亦記誦靡遺而大端尤在小學于許君原書鉤稽貫串洞其義而熟其辭近今小學家推嘉定

青集十

錢氏大昕及其從子坵金壇段氏玉裁君謂段氏時雜臆說錢氏較精審大錢文集內有說文答問一卷深明通轉假借之義君博引經史以證之成說文答問疏證六卷又嘗以文選中多古字條舉件繫疏通證明爲文選古字通疏義一書甫草創未就卷第子每研藝至偏旁疑似音韵傳訛者必以質之君君廣引證佐隨方曉答檢書探核悉如所言蓋君之肆力而深於古先所成疏證錢氏之書乃其一孔而非君學之盛也君沈潛而謙退不以所能自衒十赴省試輒報罷歲科試亦屢抑鄉人鮮有知君者而好學之志未嘗少挫君嘗語余曰富貴不敢期但使有暇讀書則願足矣蓋聞造物之篤材也常有所偏至是以優于遇者絀于學老師宿儒常靳之祿利之途然至如君之恬淡求布衣蔬食終其身以盡心于學而亦卒不可得則又



何故哉君家素裕自君之知讀書也忽中落藉授讀以餬口童蒙十餘人環坐斗室率頑劣吹吹拂耳騷心君抱書危坐丹鉛不去手至生計日迫無以給俯仰乃就學使者聘遠遊福建府主閣學新城陳公用光好善而重士見君所著說文答問疏證恨得君之晚以質制軍金匱孫公爾準孫公歎爲絕作亟令小史錄副嗣按臨汀州君猝感熱疾卒于試院實道光九年八月二十日也得年四十有二閣學厚殯之遣使護其喪歸而留疏證稿本板行閩中將以還朝時過揚授其孤孝釗嗚呼君素性閒曠依人非其所樂以處境爲生人極艱始決絕去鄉里然所學既見知于府主而閩中賢士大夫交相引重是宜有以稍發舒其志意而鬱抑恒不自得半歲中所得寄示詩辭大都酸惻愴楚余固已悲君之意氣早衰而卒不意其遽至奄忽也傷已然君之家居墨墨無以自見其厚君者又皆困躓無聊賴不足以張君之學而躁進之士每笑其迂拙或至相引以爲戒君卽老死牖下誰爲傳其書而信其學乎則其可悼痛更何如耶君之喪至自閩同人旣乞涇縣包君爲表墓之文于學行世系具詳余故敘述交遊之舊與君之鬱鬱無可告者納諸幽以志余痛銘曰

己矣子韵復何言賤近貴遠信前論身旣歿矣名則存

清故貢士梅君墓志銘

君諱植之字蘊生姓梅氏祖諱訓自宣城徙江都考諱洵積德在躬鄉黨稱長者幼孤育於其舅范氏范以爲嗣及長娶於黃生子某卽以之繼舅氏後而已歸宗繼娶於胡乃生君君年十二己能爲古今體詩二十學駢麗之文博覽經史工書善琴而所嗜尤在詩性簡傲凡鄉里先達及



流寓名公有所招邀未嘗輕造其門必歷久知其學實勝已乃執弟子禮事之朋輩所心折者僅十數人視世俗齷齪之士蔑如也家貧無書所讀經注及古文詞率手自鈔寫偶購舊唐書殘本展轉借全帙錄之二旬而畢余交游中多勤學之士其最攻苦者甘泉薛傳均子韵於百憂中手不釋卷儀徵汪穀小城病至咯血誦讀自若而君實似之君中歲疊遭考妣喪未除服而妻許氏又卒家室蕩然其愁苦抑鬱無聊賴之狀一寓於詩余每不忍卒讀勸其少輟君諾之而莫能改然君卽不事吟詠而所處爲生人極艱身非金石摧折之斬艾之欲求無死不可得已余固憂君之不永年也而君竟以肺疾卒悲夫繼娶黃孺人結縞甫七載生男女各一皆不存沒之前夕新舉一男君猶強撫視之名之曰毓曾未匝日纒經一襲加於文襟嗚呼

青集十

三

可哀也已君由揚州府學增生中式道光己亥科舉人生於乾隆甲寅六月二十日卒於道光癸卯九月二十四日春秋五十卽以其年十二月十二日葬甘泉縣施家冲村其考處士君之墓君詩近體主少陵古體則導源康樂駢文宗江鮑而參以庾徐哀豔散行文亦雅有歐曾矩矱所著菴庵詩集六卷友人王君瓚華梓行之其續集四卷文集二卷則門人上元黃國華所刻也江都薛壽及君妻姪儀徵黃春熙亦嘗受學於君謂君之學行不可無所稱述伐石刊詞埋諸幽壤以渴葬不能遠求鉅公之文而丐文於余余文何足傳君君之詩文其必傳於後則無疑也爰爲銘曰

君志之高潔兮飲清風而餐白雪也君學之勇決兮挽六鈞而徹七札也謂韞于中宜有所設施兮奚出門而車軸



折也惟遺編足以垂後兮芳馨其不滅也  
清故貢士戴君墓志銘

君姓戴氏諱文燦字蔚華號雲軒先世福建漳浦人高祖  
諱維瑞貿易六合因家焉曾祖諱世鐸祖諱源父諱廷楷  
例授登仕佐郎僑居揚州後因家道中落遂歸六合而君  
常館揚州君少聰慧九歲作蠅頭書卽工整喜摹印章稍  
長受業於儀徵方立堂先生之門學遂大進嘉慶丙寅補  
縣學弟子員肄業梅花書院鹽政阿厚菴先生山長吳山  
尊先生亟稱賞之試皆前列嗣丁母憂事庶母如母視從  
昆弟若親昆弟戚黨貧無依者君皆調恤之中式道光辛  
巳恩科舉人以登仕君年老不赴禮部試越二年登仕  
君卒哀毀盡禮服闋後兩遇大挑親朋勸君北上謂卽不  
中式亦可與挑選君却之曰士子讀書所以求祿仕者不

青集十

四

過博父母歡耳今二親俱逝復何志於此耶卒不赴余嘗  
謂君有三反君最工制義兼善院體書人咸謂取青紫如  
拾芥而君足迹不一踏京華塵此一反也君博覽羣籍於  
聲音訓詁致力甚深而同儕講藝酬酢紛紜君獨若一無  
所省識者然此二反也君善談名理偶發一語饒有竹林  
諸賢風味而束身甚嚴履規蹈矩不似晉人之放蕩此三  
反也吾友梅君蘊生嘗作五君詠以齒爲序君居其首次  
辭子韵次余次劉楚楨次王西御其詠君詩云淵衷富圭  
璧含輝資深美履道眾忘介飲和物莫鄙蘊生固不輕許  
人者其傾倒若此則君之爲人可知矣君生於乾隆甲辰  
五月二十五日卒於道光戊申九月二十六日春秋六十  
有五著有石城遊記子史韻編竹齋印譜鋤月種梅花館  
賦鈔種梅書屋詩草聽鷗館試體詩及制義若干卷配曹



孺人勤儉持家孝慈有則生於乾隆戊申五月初八日卒於道光己酉四月初五日春秋六十有二子廕培縣學生孫其祥女適江寧縣學生員汪珏君晚年善病而神氣不衰卒之前二日由揚州剋日過歸與親友訣別奄忽而卒其卒之日卽登仕君忌日也余與蘊生子韵楚楨西御諸君蹤迹至密獨與君疎闊或隔歲一見或一歲三四見然相視莫逆亦與諸君等也戊申八月杪存君館中君言笑款曲甚至未匝月而聞君訃傷已廕培將以庚戌十二月初三日葬君及曹孺人於六合縣峨眉山之原先期請銘余誼不獲辭因次序其生平而系之以銘曰

藏器不用反吾性真恬於勢利迺見斯人緬昔子雲自矜寂寞行不副言人朝投閣好古樂道君實過之後有來者請視斯辭

青集十

五

附監生丁君妻劉氏墓志銘

夫人劉氏江蘇山陽人乾隆甲戌進士麻城縣知縣希向女同縣文學丁君琮之繼室也有子三人易智晏女五人孫六人壽徵壽昌皆縣學生師曾壽淇師閔壽辰俱幼以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卒壽七十有九將以次年十月十三日祔葬於縣東盧家灘之原文學君初娶於郝無子早卒夫人年十九來歸事舅姑稱孝綜理家事內諸外附嘉慶丁卯遭文學君之喪家日以窶稱貸無所唯紡紉以給朝夕及撫諸子成立家獲再造親族子女無所依者夫人收養之任其婚嫁人以爲難撫諸子極有恩誼方窮約時浹旬或一具肉食分給子女而自茹鹽菜然教督甚嚴未嘗有所寬假易國子監生候選州同智淮安府學廩膳生有聲庠序晏嘉慶己卯優貢生道光辛巳恩科舉



人尤知名文淇於庚辰夏自都南還與晏偕時晏年才二十五歲長身瘦削如不勝衣而議論古今風發泉湧詢其學之所自則對曰吾母四十歲始生晏生十三年而先君子見背晏出就外傳抵暮方歸吾母己先立戶側漏下猶不熱膏火俟陳書几上始然燈常謂讀書自有用處毋亟亟求名屢之稍有所成不爲俗學所汨沒者皆吾母之教也余時心儀之甲申丁亥晏再佐荒賑戊子春晏又浚郡城市河辛卯余以試事赴省見山陽人詢其事僉謂晏勇於任事矢公居潔當事加獎敘母夫人聞之曰爲善毋近名命晏力却之余益歎賢母義方之教尤流俗之所難今日月有時易等具狀請埋幽之辭余既次其狀復質以素所聞者而系以銘曰

母雖宦族生不驕厄匿恪奉井臼操綢繆家室免漂搖孤

青集十

六

子熒熒惟母恃家督辛勤率諸弟一日千里雙驟駟大女適程四適袁齊歸侍疾忘朝昏袁中暈死兄瞽吞烝烝孝友萃一門嶄然頭角見諸孫銘詩幽宮貽後昆

先府君行略

府君姓劉氏諱錫瑜字懷瑾一字琢齋先世居溧水曾祖國學生諱春和始由溧水遷揚州以長子守備君起寅貴贈明威將軍祖諱起泰國學生考諱暉與其從兄儒林君瞳占籍儀徵補博士弟子府君昆弟六人伯仲早卒三伯父諱錫章僑居鹽城四伯父諱錫璜補郡文學出嗣儒林君後六叔父諱令聞府君年九歲卽失怙恃家室蕩然遂至鹽城市三伯父爲事牽累窮于生計不能撫育府君賣豆于鹽城市上日得二十錢僅供饘鬻四伯父廉知之乃往攜府君歸親爲教讀是時府君年十二歲始入家塾讀



四子書詩書易三經至十四歲四伯父又卒遂廢讀在族  
兄肆習賈未及三載有同業張翁者習知府君年雖童幼  
而老成幹練遂以肆事託焉府君顧念每歲所得不過二  
十金無以立家業遂有志學醫購四大家書讀至夜半晝  
則執業默誦所讀書間人有奇方多方購覓躬自修合求  
治者其效如神日不暇給如是者幾十載張翁乃另延一  
人治肆事仍請府君總理其綱府君乃賃宅別居自是病  
家有餽遺者始收受之前此不受一錢也年三十五娶吾  
母凌孺人時六叔父已成立舉室來依家累日重府君素  
性恬淡不與人爭利每揭債以供朝夕遇貧苦者悉心診  
治或不能具藥餌則出資助之嘗有役夫某住河東患背  
疽府君每日徒步渡河其家赤貧無甘旨調理府君袖錢  
往遺之又有患危證者眾醫莫能治其家已無生望最後

青集十

七

延府君往時值炎夏斗室中狹隘殊甚患者卧牀不言語  
者已三日瘡口潰裂蠅蚋叢集家人莫敢嚮邇立戶外以  
長竹繫塵尾爲之驅蠅蚋府君一視輒謂可治其家猶未敢  
信府君曰汝家貧若此吾豈望報哉然其證實可生遂朝  
夕往視未匝月全愈若富貴之家隨其酬謝從不之較亦  
未嘗以他事干謁自六十後家計稍裕始免揭債有餘卽  
以周窮乏先是有祖遺香肆一區長房次房輪年直業其  
不直業之歲直者貼銀三十金次房以府君幼弱遂獨據  
其業起家至數萬金時府君困甚親族勸以約劑往通計  
三十年應得之數不下千金否則令其還肆府君曰吾兄  
若慷慨者不待吾告告則爭爭而得利吾弗爲也及其家  
中落子孫幾無以自存府君極力拯助之無少吝凡族中  
無主後者每歲必省視其墓歷數日乃罷弟子貧不能具



修脯者盡心教誨之年至八十有延請診視者始謝絕之然遇有危險之證踵門來告者猶爲之處治方藥鄉之人言及府君者無不稱其厚德焉性好讀書資質最敏壯年所讀者至老猶能背誦暇卽瀏覽載籍以自娛樂後因目力昏耗乃已府君自悔幼時失學不能承先人儒業僅以賞補國子學生乃令不孝文淇讀書每自塾歸必督課盡一燭率以爲常時值屢空親串有勸令廢讀者府君堅執不肯及文淇應布政司試凡十四次無所遇而府君初無幾微不豫之色蓋冲和澹定不以人事得失介懷類如此以故年登九十矍鑠強固去歲精神稍覺衰弱今歲夏秋間漸形頹憊然飲食猶能如常詎意寢疾二日遂至不起嗚乎痛哉伏念府君少時流離顛沛中年勞苦拮据可謂備生人之極艱竭力經營家獲再造而力行善事至老不

青集十

八

衰生平隱德爲文淇所不及知者甚多積善之躬當食厚報顧文淇學業謙陋不能有所顯揚蚤夜常用自疚然以府君精力強固人僉謂期頤可卜卽文淇之心亦私冀優游頤養可稱百歲之觴乃侍奉無狀竟隕天年此皆不孝罪孽所鍾天降之罰夫復何尤嗚乎痛哉府君生于乾隆十四年六月十四日丑時卒於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八日戊時享年九十有二歲恭遇 覃恩三膺乘帛配凌孺人先府君十八年卒生子一卽不孝文淇嘉慶己卯科優貢生候選訓導女一適同縣附學生員陳傳洛孫一毓崧道光庚子科優貢生孫女一適國學生田溥光曾孫壽曾幼文淇將以明年二月某日奉府君柩與吾母凌孺人合葬于城西郝家寶塔之原文淇苦塊餘生昏迷蒼亂於府君懿行呈漏實多然不敢以無實之辭誣我先人伏惟當代



立言君子賜之傳銘以光窀穸則世世子孫感且不朽謹  
狀

先母凌孺人行略

母姓凌氏先世秦州人明御史公諱儒之後也祖太學君  
諱鸞始遷于郡城父處士君諱士駮母張孺人處士君性  
瀟灑里中稱長者張孺人生育繁家貧無備常躬自操作  
母十歲許習箴紉暇卽提挈弟妹代張孺人之勞焉年二  
十五歸于劉嘗以不逮事舅姑爲恨家君有姊嫁於陳無  
子旣寡而歸母每事諮之而行族長老皆稱曰賢家君以  
醫自給而不責謝於人生計日窘母秉氣素弱幼卽多疾  
值家計之艱凡飲食烹飪衣服煩擱之事咸取具於一身  
以故身益多病生子一卽不孝文淇女一適縣學生陳傳  
洛文淇少時出就外傳歸家君夜督課母室或無燭恒默

坐聽誦聲以爲樂每逢試事率解衣質錢以資行李文淇  
初入學有小姓某饒於財欲得以爲壻陪奩許千金家君  
在秦州未歸親串多勸母許之可以救貧者母不允某遣  
人婉言再三終不能得母之明大義而不苟取類如此時  
洪桐生先生主講梅花書院文淇往受業人或勸令文淇  
訓蒙可少得修脯以佐朝夕母以學未成不許文淇每自  
書院歸省家或斷炊輒鬱邑累日母則諭以專心讀書勿  
以家事爲念從桐生先生學凡四年而後授徒餬口焉母  
嘗戒以非束修所入不得妄取非文字之友不得妄交文  
淇謹受之不敢怠然德業不進其負吾母之訓者固已多  
矣近歲家稍裕粗免飢寒母精神亦漸康強而外家多故  
時聞張孺人與在室兩妹又相繼下世母以是戚戚無一  
日歡母之血氣於是始衰耗矣嗚乎痛哉歲壬午母年六



十有六秋間文淇赴省試母食飲起居如平時七月二十八日忽得吐瀉疾憊甚然神明不衰文淇之姊歸視疾問所苦母曰無所苦但此疾恐不起姊與文淇婦黃氏泣請遺命母惟勗文淇凡事小心謹慎及文淇之子必令讀書而已文淇於八月初二日在省間母病星夜奔歸次日抵家母已於初二日棄養不孝僅得視含殮嗚乎痛哉生不能養病不能侍湯藥歿不能視屬纊其尚何以爲人哉謹撮舉生平崖略泣血以書敬求當代碩儒哀而賜之傳銘則世世子孫感且不朽謹狀

祭洪桐生師文

維嘉慶二十二年歲次丁丑七月庚戌包世臣翟慎典凌曙包世榮辭傳均劉文淇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桐生夫子之靈而言曰嗚乎喬柯墜葉秋陽匿曜怪鵬書

音集十

十

占靈蛇夢告金鏡孰投赤丸曷效寂寞黃墟悽愴元校緬惟夫子經師人師傑直五夜出守一麾著作在朝政績在沂史臣華袞邦人祝尸汲黯辭官文翁主講五百學徒三千都養飲食教誨誘掖勸獎如何奄忽遽遊泱濟廣廈一空泰山安仰世臣薄遊滯迹邗水屢辱行滕煩蒙倒屣播諸鉅公期以國士說甘於肉言莫逆耳北海薦櫛荆州識李我謁都門公游蒿里杖履竟違飯含未視將誅先生責在後死慎典不材轅駒促局執友情敦同館誼篤馬帳聽經鄭門著錄偶焉窺豹輒許折鹿先業屢稱後嗣是勗頻年客遊今茲歸復擬謁講筵詎登僊錄哀憤填膺涕泗盈掬曙生窮巷獲侍禮堂執竿漂麥挾策亡羊披我闌闐置我宮牆深憐孤露非分掄揚兼校劉錄略涉曹倉忍辭淮浦愁泛衡湘楓林閃黑梁月昏黃永隔顏色痛絕肺腸



世榮單寒從兄問學龍門撰屢鱣堂抱焦猥以砥砭猶承  
瓊環親授一經躬御三爵小善則揚微疵必索三益是獎  
寸心轉作寢疾幾時問安猶昨云何悲吹不聞警鐸傳均  
束髮側聞德馨請業南閣問字雲亭奇觚握素汗簡削青  
薦之宗匠謂能詒經時荷折柬滋慚叩筵常憐屈躄不辭  
蠲螢悲風弗弗涼雨冥冥云何輟瑟不啟重扃文淇駑鈍  
未能遠鶩退飛若鷁不遷如鶩恭承誨言稍知警悟弄筆  
解頤廢書逢怒靄霽祥風載沾雨露烈烈震霆頓撥雲霧  
哀哉長辭邈焉莫遇恩縷寸丹悲纏尺素嗚呼魂衣在座  
遺挂入室昉有舊交翻無弔客淚冷荒苔警淒秋蟀所冀  
濟美瑞賴二難競秀華鄂齊芳蕙蘭魂魄攸託骸骨未寒  
高春一逝朝露遂晞相嚮而哭如無所歸莫以濁酒侑以  
荒辭靈來仿佛魂兮有知嗚乎尚饗

祭辭子韵文

青集十

十一

維道光九年歲次己丑十一月庚戌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祭於文學辭君子韵之靈嗚乎如君之學江淮所少如  
何命蹇含光弗耀如君之年存者實多而遽歿謝傷哉則  
那君之嗜學如蟻慕羶少喜駢儷玉溪樊川及宗許鄭鉛  
華盡捐爲學日益執心愈下吶吶不出世無知者命宮磨  
蝎少樂多憂憂無可告傷哉遠遊矯矯陳公士林之表君  
參蓮幕推襟送抱說甘於肉欽爲國寶君感其遇襄校盡  
誠凡試古學君爲之程傳抄紙貴閩嶠知名與君厚者方  
爲君喜謂君生平得一知己如何奄忽遽聞君死古人有  
言名者公器慎毋多取爲天所忌君不近名名亦未廣胡  
爲天忌遽歸泉壤其等投分迥異等倫淡而彌旨久而益  
親憶昔錢君慘不忍別千端萬緒莫可言說繼念歸期約



略三載合并有時愁顏少解詎知此別遂成永阻凶問乍  
來泣涕如雨亦有同志赴海陵途人奔告行哭失聲旅  
櫬言歸家童護奠孤舟單旒魂魄猶戀君之遺書閣中已  
刻更謀不朽刊詞伐石嗚乎哀哉賦才則豐賦命何薄百  
緣未了煢煢焉託嗚乎哀哉入君之戶不見容儀有肴在  
筵有酒盈卮平生不忘神其來思嗚乎哀哉尙饗

青溪舊屋文集卷十

青集十



擬謝臨川遊山

同人分徵江文通  
擬古四首存一

空山負木

晨興凌絕巘夕栖戀空谷陰壑足流眄陽崖任遐矚窈窕  
媚煙蘿檀欒秀雲竹沿溪踰環迴登棧詠盤曲瀑響無古  
今嵐光有昏夙杳渺三神洲迢遙九疑麓勝概訝推遷幽  
景貪往復委懷憇青山忘情謝丹轂遂初愜宿心涉遠縱  
遊目觀化遺浮名澹慮絕塵俗長嘯樂棲遲浩歌去羈束  
惜無同登人俯仰悵孤躡

雁冢并序

寶應柘溝弋者射一雌雁落地寺僧買而畜之經年忽有

一雁自空下乃其雄者兩雁悲鳴久之遂交頸而死僧埋

諸寺側題曰雁冢劉君楚楨寶楠徧為徵詩以廣其傳余

青集十一

一

按魏書釋老志云顯祖因田鷹獲鴛鴦一其偶悲鳴上下  
不去帝乃惕然問左右曰此飛鳴者為雌為雄左右對曰  
陽性剛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乃慨然而歎於  
是下詔禁斷鷺鳥不得畜焉此雁之事與彼相同而契闊  
經年卒獲與其偶偕死則為尤異爰仿樂府之體以詠之

云

飛鴻東南翔中途遇矰繳老僧乞護持梵宇暫棲託

一解

比翼昔連枝分飛今斷梗忍死待其羣孤單恒散影

二解

磬磬聲何悲雄來求其雌經年涉萬里迴翔下見之

三解

相見各哀鳴似訴離別情情長曷有極忍聽斷腸聲

四解

斷腸猶未已宛轉絕吭死毅魄埋空山貞心咽流水

五解

微禽有摯性流傳光翰墨多少薄義徒荒墳人不識

六解

九日偕楚楨登高歸途遇雨



聯纜步郊垌振策越林莽三秋清霜肅九日澄霽賞驕陽  
威尚留餘煥氣猶盜輕波泛畫船和風拂酒幌名園叩扃  
尋峻嶺拾級上吹衣暖披襟脫帽汗盈顙霏微石礎潤蓬  
勃香塵坱斜暉倏忽匿驟雨長空漾俯視行潦橫側聽簷  
溜響登臨人似織奔走兒負襁晴陰在轉盼變幻那容想  
乃知浮生事苑枯如反掌得閒心已足偕遊神益爽歸詠  
共陶然君懷本高朗

次楚楨看牡丹韻

不分姘紫與嫣紅春滿平蕪一望中莫向芳叢怨遲暮好  
花無限待秋風

綽約新枝畫檻前萋迷芳草豔陽天偷閒我亦關園屢記  
取春光又一年

別號舍并序

青集十一

二

辛卯秋賦與楚楨同寓金陵計前後省試已十一次與楚  
楨同寓亦五次矣相約此後閉戶著書不復應舉因仿陳  
亦韓先生作別號舍詩索楚楨同作以堅其約

四十年華轉瞬間秋風廿載鬢先斑名山自有千秋業從  
此歸來只閉關

壯歲齊名說二劉白門同載幾經秋知君亦自甘檮散好  
向江湖覓釣舟

附和作

余與孟瞻相約著書辛卯以後不復應舉是科復同赴  
省試孟瞻作別號舍詩見贈因步韻答之

劉寶楠 楚楨

壯歲聲華伯仲間蕭蕭都見鬢毛斑十年贏得頭銜在

余與孟瞻同以收拾殘書返故關余將挈眷自  
郟城歸寶應

己卯貢太學



天涯王粲竟依劉時余甫應曉叢菊花開兩地秋遲我  
湖干垂釣處夕陽亭畔弄珠舟孟瞻置田北湖擬同卜  
此志猶未忘也

見孟瞻楚楨別號舍詩有感於中因步其韻

孫應科彥之

幽情久付白雲間十二年中鬢更斑價說不來今又到

只因無計掩柴關余壬午省試後作詩云除是鬼曹能接武一鞭重指白門山

生平敢說氣吞劉江上相逢又暮秋老我尚餘豪興在

海天同泛釣鰲舟

辛卯鄉試改期九月余有疾未赴孟瞻以別號舍詩寄

示爰仿楊雄反離騷之例作憶號舍詩荅之即次原韻

柳興宗寶叔

廣廈新修千萬間去歲新修號舍軛車絡繹走斑斑啞余已屬

青集十一

七科謫余自丙子至戊子風雨蕭條卧故關

無端二豎苦虔劉辜負闈場九月秋羨爾雄文光射斗

良宵應夢日邊舟

奉荅汪冬巢先生潮生見柬之作

對月延清景停雲憶舊遊虛懷眞老輩實學邁時流讀書

忘暮擬談詩許唱酬何當趨蔣徑朗照玉壺秋

疊別號舍詩舊韻并序

壬辰秋湯敦甫師復主試江南凡三次矣文淇以有故未

赴因疊前韻藉述鄙懷

風木悲深醉夢間壬午以錄遺故赴金陵稍早八月朔驚

一經追憶淚痕斑鮮民十載傷心事得失雞蟲了不關

賦成六合不啻劉爲我驚心落葉秋每江南榜出師聞洪

此際桂堂勞摸索那知未買秣陵舟



附和詩

步孟瞻別號舍詩原韻

梅植之蘊生

回首風簷幾萬間到來七度鬢將斑虛名未得親先逝  
不獨窮愁坐掩關

記曾傲屋與包劉忽漫分襟幾處秋戊子省試余與孟瞻焚植孟開同寓

辛卯余丁外舉孟開亦丁內艱返里惟孟瞻焚植偕行今年焚植游幕皖江抱疾未入場孟瞻以尊人微恙不

試天意蒼茫人事幻對君心似泛虛舟

送楚楨游保定并序

康熙乾隆間揚郡先達如喬石林侍讀孫遠人刑部皆以  
爭河事與當道忤直聲振天下近今河事亟於往時楚楨  
每言及輒慨憤不已茲將就館保定下屆甲午就近應  
京兆試於其行也詩以餞之質俚無文惟期楚楨異日居  
得言之位抒建白之志爾時道光壬辰閏九月也

青集十一

四

自昔繁華地冠裳雜還投誰令恒產薄翻作旅人謀况復

金隄決真同澤水流今歲八月二十一日龍窩汛決堤全黃入湖蒼生求奠定

草野敢忘憂

欲別心難已將行首重回典型鄉袞遠氣節布衣培試校

陳琳筆先登郭隗臺終期致身日莫忘澤鴻哀

李蘭卿觀察彥章招同桃花庵修禊和新城王文簡公治

春詞二十六首

平生師友卅年中講院梅花樹樹紅回憶沂州觴詠事驚

心彈指太匆匆歛縣洪桐生師由翰林出守沂州解組歸

出游一路吟詠之聲不絕屈指計之已隔三十年矣

故人幾處逐雲飛憔悴年來見面稀白馬湖光牛渚月懸

知沽酒與春衣寶應劉楚楨久居郡城涇縣包孟開旌

桃花泉水映霞紅客館增修地數弓一自南豐筵散後寓



公踪跡歎飄蓬寶山毛生甫新化鄧相象諸君往年皆在後幕客亦星散矣

率經群漢困無涯嗜學汪倫病可嗟今日暮門俱宿草春

郊難認履痕斜甘泉辭子韻處困籍學儀徵注小城力疾著書惜其俱不永年

推袁敢自稱佳士說項真教感故知縣包慎伯先生以余及楚植蘊生煦載此際豐臺看芍藥定吟婪尾念將離時

西御甸生諸君對門會試

西園學士稱豪邁池館荒涼已化煙今日歸舟重過處鶯

鶯燕燕總堪憐全椒吳山尊學士疇昔寓西園曲水時文酒之宴極盛今其地僅存遺址而已

題包慎伯先生世臣捧檄圖并序

六月十三日蘭卿觀察招集嵐嶺書屋饒慎伯先生之官

江西卽題其捧檄圖是日爲黃山谷補作生日以山谷詩

淮南二十四橋月分韻各賦五古一章分得十字

青集十一

五

離離百尺桐孤根常獨立翩翩五色鳥弱羽常載戢匠石

不肯顧阿閤無由集未遂高岡鳴空作爨下泣神龍揚光

輝燭照靡弗及萬物慶昭蘇那復重淵蟄童巾抱奇才老

始沾階級花下奉板輿去去勿烏邑不見毛子節爲親仕

亦急况今重守令吏治君所習勿嗟歲華晏精力猶足給

胸藏萬斛泉資深任注挹慈祥夙在抱詎肯如束濕變常

功須百易業利必十坤輿善承天動闢靜仍翕芻言用自

慚螢光空熠熠所冀若谷懷細流無不入伫待善政成雅

歌吾能緝

奉酬藹卿觀察和范文穆公鹿鳴宴勸駕詩存一首

平生敢說誤爲儒華髮盈顛十上書退鷁又隨南浦雁登

龍誰擬北溟魚青山到眼如迎我白水盟心久負渠深愧

使君猶勸駕可能文字重鄉閭



楚楨將赴禮部試同人餞諸湖上賦詩送行

湖干設祖道計偕赴春明臨別更舉觴贈言朋友情強仕  
非晚達待時期先鳴立身有本末守道關重輕勿為叔孫  
傳希世博虛名勿為公孫相曲學邀殊榮願君守素志坐  
言起必行通儒建樹遠一雪處士聲

包孟開

慎言

過揚將赴禮部試卽席書扇贈別次蘊生韻

不暇忽忽唱渭城好將吉語送君行春風十里青油幕老  
眼看花分外明

送姚石甫先生

登

觀察臺灣

臺澎真奧區夔絕重洋隔民情好鬪閱官務稱繁劇惟公  
邀 帝簡超擢逾常格朝秉通守麾暮樹外臺戟亮哉

聖人聰足使遠俗革舊部聞公來欣欣手加額威惠  
必兼施次第扞善策鹽車昔困驥蕩節今乘驛鰈生慙濫

青集十一

六

竿龍門幸著籍壯遊不獲從雜緒無由釋歌謠訪閩疆書

函寄海船側耳聆政成頌聲被金石

寄傅卧雲先生

豐城有布衣少小工劍術每於酒酣時雙丸袖間出寒光  
迸四筵可望不可卽疑是延津龍騰精返故宅兼通權家  
言奇謀探秘笈杖策謁軍門誓平川楚賊吾謀適不用撫  
膺空太息還山卧白雲嘯歌消永日時作五嶽遊那能受

羈勒憶昔來揚州偶作樗園客

洪桐生節時寓樗園先生下榻園中

我時從

舅氏謁翁初相識

淡曉樓舅氏與先生善

翁年四十餘長髯森如戟

豪談驚廣坐辯才孰能敵一別三十年我今髮已白聞翁  
顏轉少雄健猶如昔賣藥南昌市韜光深自匿仲冬梅作

華壽星輝四壁含飴弄孫子至樂家庭集我欲祝翁壽道

遠何由得作詩勸加餐眉壽永無極



題黃春谷先生承吉一經授子圖

古書難得讀者多今書易得讀者少古讀一經通羣經思無越畔農功好今習羣經經反荒甫田不治田生草豈其時會有變遷墜緒茫茫有誰紹我聞讀書先識字字義不明經難曉我聞識字先審音聲音不明義難了形聲相益字乃成形實聲虛極天巧以虛筦實孳無窮此際源流費探討若者爲源若者流每一尋思輒紛擾先生妙解真入神文字一一窮幽渺上探星宿下尾閭眾流斷絕塵昏掃正合通轉辨毫芒轉注假借析分秒金閨通籍三十年歛鏐藏鋒守冲抱經生結習不能忘手執一編肆稽考勿嗟老來得子遲頭角嶄然實家寶凡將爰歷試授讀正訛刊誤解糾繞有時桐陰倍文誦如瓶瀉水客傾倒童巾氣度宛老成秀挹靈區超物表河間禮經翁絕學爬梳大義日

青集十一

七

星皎六丁雷電下取將草創未就心如擣幸哉有子讀父書談遷彪固續文藻他日禮堂寫定時我願爲翁校新藁戲作別席號舍詩再疊別號舍詩舊韻并序

余自辛卯場後作別號舍詩壬辰秋未赴省試復疊前韻甲午乙未爲及門牽率不能堅守舊約丁酉頭場坐席號甚委頓已亥科諸生復有勸行者賦此示之

漫言廣廈萬千間一宿蘧廬鬢更斑似此折磨真不少也應參透利名關

諸生懇款願依劉勸我重吟白下秋蒲柳自慚衰鈍質銀河那許汎仙舟

附和詩

孟瞻以別席號舍詩見示次韻奉荅 孫應科

聲名突過杜林間君若有左傳舊法疏證鬢已星星戲彩斑尊公



先生年梅柳紛紜占春色謂蘊生賓叔推君詞賦動江關

從來鼎峙說孫劉改歲聯吟白下秋喬梓同登應不遠

雍正癸卯科先高祖及先曾祖同捷道光庚子科盛事屬君家矣莫教散髮掉扁舟

題陳奎五軍門階平松鶴圖

不戀乘軒樂飄然返故山徘徊還起舞壯志九霄間

鬱鬱推時棟風霜閱歷中歸來依大樹獨坐不言功

題阮賜卿先生福江鄉齋畫圖

萊衣照路有輝光珍賚親齋出上方持節登堂拜家慶

昇平盛事重江鄉

章平世澤久傳經恩許循陔過鯉庭獻壽稱觴欣日

永天申吉語祝延齡

湯敦甫相國夫子金劍游龍杖歌

蓼花品類各不同就中一種名游龍深紅顏色不可徒沿

青集十一

八

江蘿靡搖秋風此種由來生水國人家亦向園林植幾株  
掩映鳳仙旁幾株搖曳雞冠側曲徑遙含露氣清閒階靜  
對月華明紛披雖具龍盤勢冷淡誰憐螻屈情蕭山相國  
延清賞展轉低徊結遐想戒僮慎勿鋤爲薪呼工大可裁  
爲杖裁成行地輕且堅乃知人巧本天然種竹攜來綠野  
畔看花扶向平泉邊平泉豈須營別圃綠野何必皆鄉土  
盤澗多情眷玉京觚稜有夢懷瓊宇傑直黃扉倍慎矜曩  
時清節常懷冰廣厦久爲寒士庇龍門競許賢豪登公之  
愛才真入骨公之好善真如渴袋內英奇錄姓名籠中藥  
物藏溲勃賤子擁腫似櫟樗累公拂拭慙焉如殊尤拔取  
充庭實南金東箭光階除公今棲遲在空谷此心仍自盟  
幽獨要爲巨室求棟梁猶有閒情寄草木豈無名材老深  
山不逢匠石徒愁顏澗底松根空斷節湘中竹淚盡成斑



惟兹小草蒙深眈白雪新詞發高唱奇製宜增陸氏疏佳  
名載續嵇生狀扶老輕身健若何桃枝靈壽詎云多欲知  
隨地儲材意試讀游龍拄杖歌

題王霞九先生

贈芳

賢母劉太夫人青燈課子圖

少小弄柔翰聃勉日不遑師授八家文所嗜在歐陽歐陽  
有賢母其阡在隴岡讀書兼論世德業吾能詳公志在遠  
大忠直無他腸遙遙千餘載碩望疇能方觥觥觀察君後  
起生公鄉聞名未識面結念徒傍徨往讀鹽法疏其言慨  
且慷自餘所焚草無由傾篋筐濟時有良策函鼎一鬱嘗  
今披青燈圖慈教知不忘廬陵兩賢母前後相輝光願言  
辭東山清芬久彌揚無爲歌思頽庶以佐時康

懷丁儉卿

晏

觀濤最喜枚乘筆聽笛爭傳趙嘏詩後起惟君兼二妙洛

青集十一

九

陽紙貴已多時

懷人六絕句效少陵存歿口號

并序

余素少交游自姻戚以外生平相知至厚者不過十數人  
就中子韵交最久季懷子敬子駿孟開次之楚楨儉卿蘊  
生仲虞賓叔彥之又次之最後乃得石州今存歿各半卽  
其存者亦散處四方惟賓叔館於揚郡尚得偶相過從適  
楚楨自直隸元氏郵書索取近作爰仿少陵存歿口號賦  
六絕句寄之以懷人爲題故朝夕相見者如茗香季子熙  
載西御句生諸君皆未之及云道光庚戌十一月朔日識  
搜羅實應圖經富楚楨輯寶續補延昌地志詳平定張石  
州著魏延

昌地

元氏甘棠誰薦達石州宿草劇淒涼

丁鴻豪健才猷懋山陽丁儉卿究心桑梓姚信凋零樸學  
深旌德姚仲虞深於周易著有一經應叢書多口未妨稱國士苦心何處覓知



音

柳氏文章師子厚丹徒柳梅君詩筆勝都官江都梅蘊生

一經行世迂迴待賓叔精於穀梁春秋著書七種待刊片石貽孤鄭重看蘊生

家戴唐貞元田府君石

五色明珠輝覽社高郵孫彥之與莘老同族編四書說苑九苞威鳳耀河東

甘泉韓子前系出河東著說文選古字通等書珠光久照人將老鳳彩先

消遇最窮

廣文有道官偏冷歙縣閔子敬官全椒公子多才命不猶

歙縣洪子駿為桐生師嗣子有殘荷詞尤佳苜蓿闌干情自適芙蓉搖落稿誰收子駿

大包君與小包君今讀集不存講藝談經迥不羣涇縣包季懷撰毛詩禮徵其族子孟開治

公羊論語之學鍾阜孤墳悲夜月季懷葬金臺旅館悵寒雲孟開

京師館於呂鴻臚宅

青集十一

題王西御僧保秋橋唱和圖并序

道光壬午西御與其弟句生翼鳳及梅蘊生省試後買舟

石城橋同賦秋柳詩繪圖紀事咸豐癸丑粵寇陷揚郡西

御殉難收復後謝守之購得此圖出以屬題時句生游浙

江學幕蘊生物故踰十年矣

卅角論交卽識君元龍豪氣迥超羣誰知晚值紅羊劫白

髮蕭蕭陷賊軍

絕粒吟成絕命詞誦君遺什淚漣漣劇憐垂死呼號際猶

盼官軍奏凱時

風景何殊跡已陳白門楊柳宛緇塵披圖誰不增惆悵却

少新亭對泣人

青溪舊屋詩集



